

翔風

月刊 第六期

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讀書不亦甚解。此語如何？曰：靜中
看書。大意了然。惟有一事。人。穿鑿
未解。反致背戾。不矣。故曰：解是
不解。不解是解。——清慎小品。

請讀高尚趣味
華北唯一圖畫週刊
沙 漠 畫 報

內容充滿了：
莊重的愛
幽默的笑
諷刺的漫畫
雋永的文字

想知道文壇，電影，戲劇，攝影，科學，風土，消息，請看本報。
全年七元，半年三元八角，零售每本一角五分。
社址：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胡同十五號

天津書局圖書簡目

已出各書

- | | | |
|----------|------|--------|
| 采菲錄 | 靈犀著 | 三集一元二角 |
| 木刻珍品叢傳 | 靈犀校 | 四集一元五角 |
| 常爐艷乘 | 夏冰著 | 五集一元五角 |
| 稚瑩 | 晁公作 | 八角 |
| 十二金錢鏢 | 白羽作 | 七角 |
| 靈飛集 | 張次溪編 | 六角 |
| 天津風土記 | 張次溪編 | 六角 |
| 瓶外扈言 | 姚靈犀著 | 六角 |
| 中國戲劇史料類編 | 張次溪編 | 六角 |

新書預告

總發行所：天津法租界二十二號路
北京總代售處：東大街

當今唯一大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刊物

中國公論

創刊號要目

- 創刊致辭
- 戰爭與和平
- 英法德意四強會議的前前後後
- 論今教育之動向
- 中國前途根本改革方案
- 日本平沼內閣與近衛內閣
- 人民陣綫的檢討
- 中國交通事業概觀
- 東方道德精詮
- 中刑事裁判論議
- 民衆文學導論
- 國際述評(四篇)
- 解決中日時局的途徑
- 世界軍備的膨脹
- 一簡
- 小說(三篇)
- 詩歌(二百)
- 雜俎(十餘篇)
- 話劇(一篇)

留京日本新進作家·純文藝月刊

燕京文學

引田春海主編

每冊三角

發行所東城青年會三樓四號

本刊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謬承讀者愛顧，銷路日增，因之廣告效力，亦見光大，茲爲酬謝各界起見，凡直接向本刊登廣告者，一律照定價八扣，以表優待。希逕向東方書店接洽可也。

朔風月刊第六期目次

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五十年前海上之出版界	謝剛主	二二二
談古希臘與我國的關係	念生	二二四
談聲音	江密萍	二二六
談海旋	李聯子	二二八
招隱	金克木	二三二
東京瑣憶	爲佳	二三三
古老的城	李道靜	二三六
松堂	南星	二三八
日本謠曲隅田川試譯草	錢稻孫	二四〇
路	曼茵	二四四
愛的創造者	關國新	二四八
未婚妻	瓊麗譯	二五三
挨嘴吧的人	雨秋譯	二五六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作 紀生譯	二六〇
朔風室札記	編者	二六四

五十年前海上之出版界

謝剛主

遜世無悶齋劄記

民國以來，滬上為東南之文薈，然在前五六十年前，常清同光間，已為一般騷客詩人，薈萃之地。其創作小說，若我佛山人之流，世固已知之。即編輯雜誌，翻印罕傳秘本書籍，益人神智，供人清玩者，亦不乏其人。

清同治間，申報始設於上海，為之執筆政者，多知名之士，聞天南遜叟王韜，亦曾參與其事；其他若錢徵，蔡爾康，亦均有所撰述。因於新聞報紙之外，並設有申昌書室，編印古今典籍，藉資流通，其中半皆掌故稗乘小品著述。當時編印之書，不下百數十種，刊有書目正編及續編。惟近日流傳申報館叢書零本，有收入目內，亦有未收入目內者。蓋當日編印書籍甚繁，不盡載入目錄。然此書目則流傳甚罕，實為書肆編製書目之最早者。申報館於編印書籍外，並發行月刊，初名瀛寰瑣記，後名寰宇瑣記，又名四溟瑣語，最後則編印叢書，名曰屑玉叢譚，所收皆清代掌故，及有文學風趣文字。去年友人贈余申報館書目，繼得屑玉叢譚，不禁為之狂喜。暇置案頭，恒一省覽。乃知蔡爾康字紫巖，別號樓仙外史，錢徵字听伯烏程人，均流

寓上海者。錢徵屑玉叢譚序云：

「甲戌夏五，余館滬上，其時尊聞閣主方蕙殘輯編斷簡，用活字版排印成書，月出一卷問世，初名瀛寰瑣記，後名寰宇瑣記，又名四溟瑣記。每卷酌定三十二葉，分四類，先碑銘頌誄，次傳記書信，再次雜作，末則詩詞歌曲，計刻至丙子年，十二月共得五十二卷。惟是限以程式，容或一月，內有詩賦而無雜著，多小品而乏大文；勢不得不拉雜湊合以符定例。更或如數萬言長稿，窘於篇幅，未能全刊。勢必逐月分排，斷續割裂，閱者病焉。余謂聚古今人之叢殘，授之剞劂，不當限以時日，亦不當限以體裁，但擇其可傳而已。故自丁丑正月始，瑣記停印。凡承同人郵稿來者：俱藏諸行篋，日積月累，正如小僧乞米，不自知其囊之盈絀，今正風雪一廬，足不出戶者旬日，晚間沾濁酒，與蔡君紫巖，搏戰醉後，苦無聊賴，爰發篋，檢取各稿本，陳諸案上，蓋已哀然盈尺矣。兩人挑燈披閱，選得二十種。有未經付刊者，有已刊而原版散佚者：要皆各標新義，或遺聞軼事，足為掌故之資。遂都為六卷，顏曰屑玉叢譚。」

按是書所收者，大半爲同光間人所撰小說，間有乾隆間撰述。書凡四集，每集均有蔡爾康序，第一集有錢徵序。蔡錢諸序文字綺麗纏綿，盡悻悻之至，記滬上數十年前十里洋場，風景情況，如在目前，讀之彌增悵觸於懷。所輯諸書，如許爾芬緒南隨筆記清初掌故，無名氏燕京新記，記燕都風物，厲秀芳夢談隨錄，作者以舉人，大挑知縣，出宰武城，記州縣儀制，及接差入簾等事。當清同光間，爲司牧者辦差入簾等事，習可故常，今者罕有能舉其事者，幸有是類之書，猶可見其梗概。而錢蔡諸君，風雪一廬，濁醪在口，操持選政，評騭優劣，彷彿不知室外有紅塵十丈也。

王爾，字紫詮號仲茂，晚號天南遜叟，別號玉航生，世亦多知其人。余曾見清光緒間鉛印本攬轡叢著一書，前有釀資刻書啓云：

「少即致力詞章，壯乃妄談經濟，中間旅東粵，泛西歐，攬轡錫蘭，濯足扶桑。作七萬里之壯遊，探五千年之軼事。目所見，耳所聞，心所得，意所至，輒命筆志之，前後所有著述，凡三十六種。」

原序甚長，即此數語，猶可見其氣概。其所著三十六種，凡關於經學者，有春秋朔閏日至考等經學輯存六種，關於泰西哲學者，有西國天學源流，泰西著述考等西學輯存六種。關於西洋史地者有普法戰紀，四溟補乘，西古史，法國志等書，關於滬滬神乘者，有瀛壖雜誌，海陬治遊錄

，歐浦芳叢志，花國劇談，鮑史叢鈔等書。據其原目攬轡著述雖三十六種，然是本僅存八種。鮑史叢鈔別有鉛印本，彙錄余懷板橋雜記三卷，西溪山人吳門書舫錄一卷，二石生，十洲春語二卷等書，內有所自著海陬治遊錄三卷，花國劇談二卷，凡十二種。大抵天南遜叟治學之旨，頗具有科學家之思想，雖其治經，一以天算推步爲本，非確空者可比。至其所著泰西著述考，述西國科學發明始末，及西學東漸之蹟甚詳。其記十六世紀天主教流傳中國，若湯若望，穆宜閣羅雅谷南懷仁諸君行實著述，雖未若近人撰述之詳覈；然在同光六十年以前，已能注意於東西文化之溝通，其智實不可及。至其賦性曠達閑遠，有文學家之風趣殆襲定菴一流人物。平平青霞外攜扇玉航生言志條云：

「雖在城市，而好山居，嘗有結廬之思，有蕭然出塵之想。而涉足城市，喜作綺語，十里洋場，遊獵殆遍。」

蓋玉航生負有攬轡澄清之概，既不能一行其志，又不能竟其所學；晚乃沈耽於聲歌，以詩酒終其天年，其志已可悲已！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爲所得之淺深耳。

——幽夢影。

談古希臘與我國的關係

念生

我們通常都覺得東與西原是兩個方向，特別是古希臘

那樣遼遠的地域，那樣古昔的時代，好像和我們全沒有一點兒關係。其實我們在古時也受了一些希臘影響，雖不像西方人那樣全盤承受，這影響且可以從文學上看出來。好幾年前我碰着一位化學博士，那博士還沒有「博」以前，寡言默語，絕口不談什麼歷史文化；可當他剛剛「博」了那晚上，他便口若懸河，告訴我們說，英國文學很受了東方的影響，如像「茶」字轉成了 Tea 字，Typhoon 原是「太風」的譯音，那時候我初初認得了幾個 Alpha, beta, Gamma, 忙去翻開字典查查，那知 Typhoon 原作 Typhon 又作 Typhaon，這原是希臘神話裏的大力神，雖然也就是太風，但我們很難擔保希臘音也作「太風」。

司馬遷老先生說過葡萄是從亞喇伯輸入我國的。燕大司徒雷登博士——這博士不是那博士——且告訴我們「葡萄」二字原是希臘文 Borous 一字的譯音，他還說我們有一把漢銅鏡上刻着葡萄花紋，很帶希臘精神。我曾經請教過他老人家，他說得很令人相信，但我問他那漢鏡存在什麼地方，他一時可想不起了。他還說「葡萄」二字是希臘文 Kaphē 的譯音。此外日本人且說「西瓜」二字是 Sikuwa

的譯音。我初讀這個生字時總記不清是什麼意思，經日本人這一提，我記不清也記得清了。還有石榴也是和葡萄一塊兒輸入的，只可惜 Rhōia 一字和「石榴」二字的聲音差得太遠了，不然我也可以假充一個發現家。

說也奇怪，日本人還有餘暇來考證這一類的事情。關衛先生著了一本「西方美術東漸史」（已由熊得山先生譯出，商務。）裏面說起些有趣的史話，雖然是不可盡信。

據說是希羅多德 (Herodotus) 說過，有一位希臘商人，名叫 Aristas 的，約在紀元前第七六世紀到過我國西境。當日的西方人叫我們做 Seres 這名字是從「絲」字轉成的，由 Sar 變成 Saur，變成 Seres，又變成拉丁文 Sertis 可是我查查字典，却說是一支印度人。我們知道亞理斯多德研究過一種蠶子，那許是由我國盜去的。據說還有一位希臘商人，名叫 Maes 實會到過 Sera Metropolis，意即「絲國之都」，德人 Richthofen 咬定說那就是漢長安，但也許在我國西部。當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是著名的國際大市場，這位希臘人也許到過那兒。此外我們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希臘人到過我國，那就是漢書地理志裏面所載的張掖郡（即今甘肅）內的驪軒人，據說那些驪軒人原是從一個亞歷

山大城移來的，雖說不定是哪一個亞歷山大城，但總是一個希臘系的城子。

當日的東西交通有三條道路。第一條是天山北路，即是由黑海到阿速夫 (Azov) 海，跨過佛爾加 (Volga) 河到裏海，再穿過吉利吉斯 (Kirghiz) 大平原，爬上阿爾泰山，爬上天山。第二條是波斯南路，由小亞細亞經過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東行。第三條是由海道到廣東。

這些交通曾經留下一種很確實的痕跡，那便是希臘的藝術精神。據說四川雅安縣高顯墓旁的有翼石獅上面所表現的希臘精神便是由海道傳來的。若干年前希臘人跑到大夏，大月氏居住，為那些本地人雕刻了許多佛像，即所謂健陀羅 (Gandhara) 式的雕刻。這一種藝術精神又分兩路

傳到我國。第一路是從大月氏，經過烏孫，越過葱嶺，來到我國。第二路南下到印度，成為希臘印度藝術，又回到葱嶺來到我國。我們最古的千佛洞敦煌的莫高窟（前秦時代開鑿的），便是健陀羅式的雕刻。至於大同的雲岡，洛陽的龍門，寶山的大留聖窟，北響堂的刻經洞，釋迦洞，大佛洞，南響堂的華嚴洞，般若洞，太原的天龍山等處的石刻多多少少都表現這種藝術精神。雲岡有幾個浮雕就像柏林收藏的一塊斯巴達墓碑坐像那樣古拙，那樣帶着古拙的微笑。

此外不知我們還間接或直接受了一些什麼希臘影響。如果有人肯在那些山道或海道上去找尋，也許還可以找出古希臘歌隊來東來的踪跡。

時至今日，談論文藝的，有種種派別和主張，雖然他們的宗旨，態度是那樣的各各不同，甚至於互相攻訐；但是如使用得適當，都會有相當的好處，愚拙的我是這樣愚拙地想着。因為我覺得世間有許多事情，本身並不見得有絕對的好或壞，而所以有這絕對的好或壞的意見，大概多由於當事者的看法不能一致。文藝在諸事物中，是一件比較奧妙奇詭的東西，對於它的看法要比其它一切更為紛歧，那也似乎是頗自然的事。我以為無論

是科學的，歷史的，演繹的，歸納的，比較的，鑑賞的，印象的，社會的，那一派文藝批評的意見都好，在適當的範圍內應用起來，總有些效果。但必謂非如此不可，除此以外都要不得，這也許是患於一派一系意見的好表示，然而其病也就在這固於一己所知和所宗了。調和雖不可能或不必要，但相當的容許，似乎却是相當具備的態度，最少我們暫時對於文藝上紛歧的意見是該如此。

——鍾敬文：柳花集。

談聲音

江寄萍

我認爲宇宙間最藝術化，最能動人的莫過於聲音，聲音有各種的不同，其感人的力量也各有不同。冬夜聽爐上壺水的微響，與春朝臥在床上聽窗下的鳥鳴，所得的情緒是不同的。聽村中冬夜寒犬的吠聲，與秋夜聽窗下淅瀝的秋雨，所得的情緒則更不同；聽夏夜的蛙聲令人所得的是寂寞清閑的情緒，秋夜蟋蟀鳴聲，令人所得便是淒涼悲愁的情緒了。所以如果把聲音詳細的加以分類，則可以分爲雅、逸、清、韻等等，陳眉公說：「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皆天地之清韻，詩壇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聲，當以賣花聲爲第一。」聲音也有極悲哀的，白居易聽商婦琵琶而淚濕青衫；杜甫詩說聽猿實下三聲淚，可見悲慘的聲音是很能催人落淚的，小窗幽記云：「無端淚下，三更小月老猿啼；驀地嬌來，一月泥香新燕語。」燕語呢喃繞畫梁與猿啼三聲淚法襟，一個旖旎婉轉，一個淒涼悲慘，實不堪同時而語了！古人有聯云：「山館秋深，野鶴唳殘清夜月；江園春暮，杜鵑啼斷落花風。」情緒上是很美的，但是實際上鶴唳與杜鵑的啼聲，都是很能引起人的淒涼的情緒的；假如一個羈旅之客，在山村野店之中，聽着蕉窗夜雨

，已經很能引起他的思家的情緒了，這時再來一兩聲「不如歸」的杜鵑的啼聲，你想這位遊子的心情又將怎樣呢？所以，不同的聲音，每令人得到不同的情緒。關於聲音的，在小窗幽記中有不少的記載，如：「窗宜竹雨聲，亭宜松風聲，几宜洗硯聲，榻宜翻書聲，月宜琴聲，雪宜茶聲，春宜箏聲，秋宜笛聲，夜宜砧聲。」又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讀書聲爲最。」又說：「聽牧唱樵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奏繁絃急管，何如一派山水清音。」這都是聲音的韻雅的。所以天下無論什麼東西，只要細心欣賞，自有妙趣。如夜間風吹竹簾，雨打院中的盆聲，伏枕聽之，頗能得着佳趣，若自己不會欣賞，反疑其有鬼物來擾，此一念之生，立刻毛骨悚然，通體不寧，至於一切之蟲鳴鳥鳴，又何嘗不然。明鄉瑄之昨非菴日纂云：「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爲鼓吹；一鶯啼也，戴離以爲針砭，一蟋蟀也，道賁以爲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三君之胸次耳。」對於各種聲音，都能欣賞，則往往有物外之趣。聲音也有許多是旖旎柔婉的，如女子的歌聲便是，櫃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

何。袁中郎說：「有人隔簾聞鈸墮聲而不動念者，此人無疑則慧。」可見墮鈸聲之能動人了。聲音也可以使人回憶到他的往事，你在深夜聽見悲哀的火車的汽笛聲，會想起你當初同你的愛人分手的一剎那，她送你到火車站上，那是正下着淒涼的秋雨，她用白色的手帕拭着淚，火車的汽笛嗚嗚的響着，把你載到千里迢迢的他鄉了。你再聽見這汽笛聲，牠會把你的回憶引出來的。李陵答蘇武書中說：「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在異鄉聽見這種悲哀的喇叭聲，真要回想以前的往事的，日本作家千家元賢有篇「深夜

的喇叭」，頗與我有同感，他說：「我聽了喇叭的聲音，將我少年時代的恐怖，又明明白白的在心裏叫醒過來了。我想這世界還是黑暗哩。我很強烈的感到世上的寂寞的事，覺得自少年時代以至現今，在這期間裏，對於世間的黑暗與孤寂，居然能够不很痛切的感着，隨便過去，似乎倒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我想現在的少年，也當然感着和我的少年時代一樣的不安，恐怖與寂寞。我的少年時代，也並不是特別荒涼的世界吧？」聽見了深夜的悲戚的喇叭聲，會使人把以往的一切往事都想起來的。

黃昏

——何其芳：畫夢錄。

馬蹣蹣，孤獨又憂鬱的自遠至近，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舊的黑色馬車，空無乘人，紆徐的從我身側走過。疑惑是載着黃昏，沿途散下它陰暗的影子，遂又自近至遠的消失了。街上愈荒涼。暮色下垂而合閉，柔柔的，如從銀灰的歸翅間墜落一些慵倦於我心上。我傲然，聳聳肩，腳下發出悽異的長嘆。

一列整飾的宮牆曼長的立着。是環繞着一些彫殘的華麗的古代夢，抑是一些被禁錮的幽靈們的怨嘆呢；不少次，我以目光叩問它，它以叩問回答我，

——黃昏的獵人，你尋找着甚麼？

狂奔的猛獸尋找着壯士的刀，美麗的飛鳥尋找着牢籠，青春不羈之心尋找着毒色的眼睛。我呢？我曾有一些帶傷感之黃色的歡樂，如同三月的夜颼飄入我夢裏，又飄去了，我醒來，看見第一顆亮着純潔的愛情的朝露無聲的墜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陰，在晦暗的窗子下，在長夜的爐火邊，我緊閉着門而它們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憂鬱如忘掉歡樂一樣容易嗎？

小山嶺的亭子因暝色的天空的低垂而更圓，更高高的聳出林木的蔥籠間，從它，我得到仰望的惆悵。在渺遠的昔日，當我身側尚有一個親切的幽靜的伴步者，徘徊在這山麓下，曾不經意的約言：選一個有陽光的清晨登上那山巔去。但隨後又不經意的廢棄了。這沉默的街，自從再沒有那溫柔的腳步，遂日更荒涼，而我，竟惆悵又怨抑的，讓那亭子永遠祕藏着那未曾發掘的快樂，不敢獨自去攀登我甜蜜的想像所繫系的道路了。

談海淀

李駱子

人們似乎都覺得北方是一帶荒涼之境，但我覺得這種觀念不是對北京而發。好像說了北方荒涼的話之後的人們也大多又允許北京是屬於例外之類的。

在北京城裏居住在不佞的心理中頗以為彷彿是不若在郊外有着意味，這不過本着我說，當然，一般好評戲喜熱鬧愛狎妓而逛的人們要深惡痛疾的。但郊外雖是郊外，還不是指着東西南北四個而言，只是單指四郊，即是海淀，那末既說西郊為什麼偏偏獨指出海淀而言呢？蓋這小鎮子處清溪廣田之邊，並且有一部分被河野吞入腹中，既出門數步可悠然見到清秀逸麗的山巖且可賞水田一片青葱，又不至於像山居時總要多擔着一份有匪徒來明火之心也。

東北直之郊外沒有水也遂沒有山，青黃不接時是丈把高的高穀或玉蜀黍的羣隊，密密的交接着闊葉，便是一個自然的眼途障礙物，只有一條一二尺寬的小路可如偏僻的狹窄胡同的擠着走。如要是想眺望的遠些，必須待得嚴冬來了後方可，誰都知道北方風沙日是多的，尤其是冬天。那末就僅着好的天氣來說，北方即是一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天色吧：展開視綫，較好較上的所得也不過只是一望無際的荒涼原野中的疎佈的茅草屋和旁邊或墳墓上展開枝葉的松

柏的綴美，但似乎比較起來還是脫盡枝葉獨吟一幹的枯樹多些。話雖然是如此的說：「北京是不屬於荒涼之境。」但究竟在寒威根據季的嚴冬懷包之內到底是不符的：朔風急吹，揚起的沙土就像一個罩子似的直把北京城整個兒的扣遮上。夏天固是炎熱，春秋風少佳時多覺得似乎是居住可以無憂慮了，不然，那是車馬隆喧人氣電聲的黃金時代。找清僻幽靜的地方麼，那又是自己喜歡委身於海淀呢。

所以還是海淀為佳。說北京冬日並非荒涼，我以為還不若說西直門外十里之遙的海淀鎮有着深深的江南的味道才來得恰妥一些。

西山當然不能與濟南城郊一圍山環的像圍屏的抱持溫暖來相比，不過這半邊屏風的一帶山還不至把功能完全失掉，阻去塞外廣漠沙磧的猛烈播揚則猶是牠的影響。再說在江南水鄉的冬天，似乎還無海淀的雪有希望多看，或簡直雪不能輕易的飄下，既有，也恐怕大多落地即溶化成水，不能遺存供賞的。既使能留着痕跡不化也不過薄薄的一層浮霜一樣的可憐。要像海淀之冬，雪晴，而太陽未重現沙沙汨汨的踏着白皚皚的雪的郊野，道路上雜印人們的腳跡，也有野狗家犬的爪印的遺痕中夾雜的寥寥寒鴉的爪

子。長綠樹都開了白純的花朵，古老柳樹也披了白毛髮且抽出新白的枝條兒，一陣風冷起過，會把殘雪樹杈上括滑一下，轉着圈子，旋到睫毛上使你不能再繼續睜開眼睛去看映着水亮星眼的白饅首的山巖。如果你的脖子恰逢到是冷氣撒雪的凝陽中時，雪花兒悠悠的隨寒風飄進衣領，頸子頓時將麻蘇蘇的冰涼味兒送到溫和的心。在這送涼意的途中是別有一般風味在的。但這在北方旁處大雪後也是如此，不過少了冰蓬下幽送殘鴉寒雞荒犬之聲的溪水和倚臥着的清白毛獅子狗一樣的小山便頗有像剃掉了毛鬚的貓兒的無有意味罷了。

夏日的雨。夏日的雨也是具有如冬雪一樣的味道，雨珠丁丁的輕擊着田間小屋的鐵窗板，敲在窗畔披起較避寒的衣服，淪香茗而聽着清幽的雨聲固是良有以也的，但更翹首玻璃窗去看時更愈發的有不勝收納的清趣在與眉宇接觸了。當然大道上沒有行人，即使是正有人撐扇冒雨在走着溼滑的路也被雨霧朦朧飾蓋得望而不見了。目力所及似乎只是稻田與荷塘，大約只可看到是這些之趣比着無迷濛的還要有味得多：微風隨雨，稻穗的翻波在雨點中盪動，雨點會被稻葉撞起破碎的珠點，珠點的羣體也是雨霧，那末也即是稻子的漪瀾會吹噓出一股一股的霧氣來了。頗與雨後小叢縫中冒出雲氣是同樣的悠然，再更好看的是荷糖，徑尺餘的掌狀青碧荷葉向來有風也只是微微的擺擺頭算完，雨下時便不把這宗癖性偷掉了，不動也得垂頭仰面的動

，蓋水珠亂進始終擺脫不掉荷掌，集細珠而成大水抑得軟綿綿無力的荷葉梗支持不消而必要傾倒瀉水，而瀉水時即要擺搖起身子來也。無雨無雪時也並不就平淡無味，前者當然是炎暑，居在柳枝條拂動的，茅屋旁，綠蔭茗話，悄風拂涼，遠觀西山之小嵐氣與天空陽蔭之游雲，近春稻浪驚波及溪中小魚跳達，比在西山的所謂避暑地名曰消幽而實是着些子人都到那一地方去擠熱羊的，買山而隱的要自在得好。冬日晴無雪時良可出遊，戲冰，風時固是免不掉，但集幾個知友擁爐閒話，聽松濤聲窗紙聲電線絲聲亦似乎不可不謂是清趣之一。

名勝古跡不用提及，當然比城圈中的不在以下，若不信的話可買一部北京旅行指南來，翻開西郊之部，便可按圖索驥的魚貫追蹤遺跡了。不過我這裏要把玉泉山及頤和園說一說好壞，這是他鄉客遊北京時必遊之地也同是在海澱居住者出門即可望見的，不過我覺得所要說起的即是牠沒有什麼味兒，只是可稱起「華貴」字吧了。關於這類華麗輝煌的名園的心理在早先就是印深着此感的，記得前些年隨便寫的幾句詩有這樣的話：

「一樹霜紅一線通，堤澗幽泉琤琤，舉頭欲眺昆明水，多少華閣塔影中。」（題目是閒步柳浪莊道）又猶記得與友人的短札中也論說過海澱的字有句云：

「生平喜遊，惟於人罕之境最善，敝鄉海澱之西大有可遊處……惟每行至六郎莊（即柳浪莊之通呼。）道恒以願

和金碧樓閣豪華高坦蔽眼而嗟嘆，惜有佳趣者僅玉泉一塔耳。……舊話不提毫無意味如頤和園之於海淀一樣，蓋姑引來以表證小意微思云耳。

談海淀爲鄉下爲鬧市似平都不大，但大街近年來漸趨繁榮的也頗有可觀，瀝青馬路，一切電化，於貴客之遊逛名勝古跡是方便得多了。可是也還不能算很繁華，買物既俱全而無車馬之喧囂與人聲嘈哄之鎮似乎像海淀的很鮮有聞的吧。

如要看書報，雖無大規模之圖書館，然而在大街的中段路西，也有個閱報處之設立，書籍雖云輪流換運，也還沒有什麼可談的東西，不過報紙却很多，北京刊印的報章雜誌差不多都有外天津的還有庸報天風畫報與新天津三種。茶餘酒後把小報拿來瀏覽，瀏覽到很有意思的。並且管理者的兄弟行二位也頗和氣可親。若只要看舊書或較有價值一些的書，可以上燕京大學圖書館去，只要有朋友的話。這在海淀的北邊，與西園——暢春園遺址——只有一河之隔。西洋書報及雜誌特別多，新書也頗不算少，近來收買的舊板本古書更有很可觀的地步。並且此處也是可散步之地之一，不如田野間自然趣多的是缺陷；寬大，潔淨，有西洋風度倒是其長處。晨暮的暮芒色中踱個或小或大的信步遊也具有另一種妙味。不過是樸素太缺乏，脂粉氣與奢華氣會迫得你有些窒息，最好散步溜灣的幾刻要挑一個在人物稀少的時光裏。

海淀的附近也有丘陵可登，沒有像西山的小者那們高，並且都是土造的，因爲歷年來有無塋地的人家把死屍都葬在山旁便一步一步差不多似乎都變成亂葬崗子了，所以去登時怪愴然的。悲風一起或者也許有些在山上悲觀的詩人會掉下幾滴清淚的。斯類的丘山不算太多，大約只有兩處，一處即是在六郎莊一座寺院的後身，還有一處是位在海淀與巴溝交接的一帶。好在墳墓大多找不着是誰家所葬，無主的墳頭於是也被在山上植穀耕種的農夫逐漸平却得少些，似乎一眼看去，不會再望見是以引起哀念的亂墳了。但是土丘也慢慢的要有被拉平與夷地平等之可能，我覺得如果大概再過去幾個年頭，再想登土丘陵以解登高山之癮者只可望洋作長嘆而已了呢。

末譚到吃，飯館點心舖與肉舖倒在街上開的也並不少，肉雖比城裏的好吃些和價錢便宜些，但是飯館點心舖似乎便沒有什麼出色的拿手。但海淀街上也有幾樣是出名貨色；一是六七月炎熱時水果店中的新鮮果藕和春天的荸薺，當然是靠着海淀是「荒涼世界中的江南」的關係而起罷了。一種大概你若不知道時很難猜到。是醬菜，你也許似乎要覺得驚奇，那你就去問居住城裏日久的老人或老婆婆，大概只要到過海淀的沒有不十之八九要購些醬菜持回城去。我雖自幼生長在海淀，此地醬菜一定比旁人享受得要多得多些，如果你要向我仔細的詢問其所以，我也只是不得不給你一個茫然不知瞭哉半响的答覆。萬分無法也似

乎只有說說倒是比城裏的醬醃物味濃香些脆些好吃些的話調便了。現在大約買些帶回城去用以佐菜的人很稀少了，但我吃時雖差滋味不過還覺得好像總還比城裏的較強些，其不能恒如已往的味美價廉大抵也好像糧昇高價格錢幣降低，本植是同樣的變法。再者，作商人者誰能說掙脫出，

惟利是圖四字之外呢。
我倒還是喜愛海澱的，其因彷彿並不在牠是我的家鄉。吾友梅子兄嘗數對我說過云：「幸生我於海澱，但願恒居海澱而不作其他想矣。」淡淡的數言。引諸小文以結，蓋亦恰可作一個「談海澱」人尾聲餘韻了也。



五言飛鳥集選繪

三

靜聽復靜聽，靜中呼我心。
世間私語處，愛爾意堪尋。

太戈爾意，姚華演辭，陳震選繪。

四

類暈急相偎，憶著心曲亂。
正如夜雨聲，使我夢魂斷。

招 隱

金 木

快來同我一起到沙漠中去。

城市是喧嘩的沙漠，

這沙漠却一點也不可愛；

這裏又沒有風，又沒有太陽，

有的只是永遠蒸騰着的寂寞。

我怕這沒有變化的天氣，

我想要一陣狂風，一陣急雨。

我想看無邊的天連上無邊的地；

因此我要你陪我騎上駱駝，

到大戈壁去每夜細數天上的星。

去溫習心愛的神奇的幾何學。

告訴我你也喜歡深谷中的花和流水。

告訴我你也早已被東風吹得沈醉，

因此也要再借東風之力吹到西北方去。

沙漠中蘊蓄着無窮的天堂的菁華。

陪我去追天堂的綠影吧，遠遊的人啊。

詩不能借重音樂，牠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

詩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

單是美的字眼的組合不是詩的特點。

詩不是某一個官感的享樂，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東西。

不應該有祇是炫奇的裝飾癖，那是不永存的。

詩是由真實經過想像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

亦不單是想像。
戴望舒：詩論零札。

東京瑣憶

爲佳

某夕紀事

在東京找人真不易，會到久想會到的中學時代舊友S君，已是到東京兩三月以後的事了。

S君依然是當年的S君。除了穿着一身和服之外，言論丰采似乎和中學時代沒有改變。南北奔走，不知經過多少患難的他，却仍舊保持他當年特有的豪爽瀟灑風度，真的不能不使我感到驚異。

他鄉逢故知，原是人生樂事之一，尤其是住在異國，極少親友往還的時候，我的欣喜，自不待說。坐在S君底寓所，從中學時代友輩的消息，談到日本現代的文壇，這樣天南地北地談着，竟不知不覺地已是夕陽欲墜的光景。

「怎樣，沒有事吧，我們出去走走好不好？」還是S君想了起來，說。

自然，我立刻就同意。看着他脫却和服，換上了西裝，一同走出了他底寓所。

我原以爲是就在附近的街道上走走的。但他却主張到離我寓所較近，比較繁華地帶的新宿去。充分表現現代都市文明的東京的街道，住了兩三年的S君不必說，就是來

此不過兩三月的自己，也是早已走膩了的。我們的散步，目的原不是在觀賞東京的繁華，實在是想從異國的情景中，尋找些供我們談論的資料罷了，我以爲S君也和我抱着同樣的心理的。

搭乘了市內的電車，坐到新宿。在有後起銀座之稱的新宿，正是華燈初上，游人雜沓，盡量表現着現代都市生活的緊張和繁囂的時候。夾雜在擁擠的異國人中間，我們緩緩地走到停車場附近一家公共食堂，在那裏吃了頗爲簡單的晚餐，打算再緩緩地順了原路走了回去。一面追懷着中學時代的往事，一面縷述着異國客居的心情，我們的脚步竟不自意識地轉了一個灣，走到一條比較偏僻的路上去。看了看我們走入的歧路，S君說：

「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吧；和故都八大胡同差不多一樣的。」

「遠麼？」

「哪，前面那有紅綠燈的地方就是。」

我們立刻走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這條街上都是同樣的日本風的建築。房子是木板築成的，雖然令人感到醜陋，但確乎有些纖巧玲瓏的趣味。在

那一家房屋的門前，都疏落地佈置着一些花木或盆景。燈底色彩又都是紫色的，綠色的，各種幽艷的顏色。走在那被這種色調籠罩住的街道，再聽着那不知從誰家送出三味線的悠揚的聲韻，真說不出是詩的境界呢，還見夢的境界。就是三三兩兩，穿着制服在家家妓院門前叫囂着走進走出的大學生們，也不能打破這幽靜的情調，及而令人感到是給這種境界增添一些點綴似的。從那繁華的新宿大街，雖然只是很短的距離，便即刻走到了這裏，但在我却似乎是从二十世紀的現代，走回到中世紀去一樣。處處都受過物質文明的洗禮的東京，却不料還有這樣獨特的具有日本風味的地方。S君說，新宿的妓院，原是近年的建築。在門口用日文假名寫着「Nishi Club」，已表示出多少沾染上些 Modern 的氣息了，其他的所在，如有名的吉原遊廊，還是保存日本固有的趣味呢。那末，最能表現日本固有情調的，不是上野之櫻，也不是銀座之柳，實在却是這樣的妓院罷，我想。記得從前有西人反對上海禁娼，說妓院是中國文化的所在地，那時候總以為這話過於荒謬，如今以此類彼，覺得那些西國朋友那時的舉動也不無若干的理由了。在東京原有專門導遊的機關，但却不會將妓院一項列入，未免是美中不足的憾事。如果有到日本去觀光的人們，那我要勸他在游覽上野銀座之後，順便參觀一下妓院的。

懷着這樣的思想，隨着S君走入妓院的大門。只見在

門首坐着（也許是站着，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一個人，一面用手指着旁邊掛着的像片。原來日本人商店都特別喜歡將貨物陳列來給顧客賞鑑的，一般商店不必說，就是飲食店中也將各種的食物雜陳在窗外的玻璃窗裏，希望引起顧客的食慾。或者在這妓院裏，爲了引起顧客的性慾，既不能將一個個的妓女陳列在玻璃窗內，於是才只好變通辦理，改爲像片吧。這像片，大抵都是放大到一尺以上，和服的也有，穿西裝的現代女性的裝束的也有，但都做出頗爲奇妙的表情，看去不覺使我聯想起海上一位專畫月份牌的畫家底傑作來。所有妓院中的妓女，大抵都有像片，沒有像片的便寫着「××子寫真調製中。」在陳列着的像片旁邊，還有一張表，和理髮館中的價目表頗相像，寫着：「上等金×元，中等金×元……一時間金×元。」等等的字樣，後來問了S君，纔知道這是院中妓女，將她底貞操零星出售的代價。

賣淫在現社會自然也是一種營業，同時是一種純粹的交易權利的義務的關係。但在中國，聽說似乎並不這樣簡單，妓女與遊客中間，總彷彿有着友誼與親屬一類的倫常關係，一般狎客希望達到某種程度，因此也沒有像日本這樣容易。每聽人家說，中國挾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國娶妻如西洋的宿娼，倘是事實，那麼在此點上，日本所接受的是西洋文明了。又廚川白村的「從靈向肉與從肉向靈」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過日本人的生活是從靈向肉的不徹底

的溫清主義。然而，日本的妓院，却應該除外，因為這是建築在厨川氏所說的純粹的權利義務的物質關係的。

既觀賞了排在那裏的出售的實物的「見本」（即樣本）以及表現着日本趣味的門首裝飾，我們就滿足地走了出來。S君遺憾似的說：

「日本話說不好，進去也沒有趣味。不過，將來我總要進去看一次的。確乎也是東京生活的一面呢。」

自己雖然沒有說了出來，可是我心裏，似乎也多少感到些微的遺憾。但這種遺憾的心情，立刻就被巷口走出的一家咖啡店底侍女給改變了。S君說：

巡禮者的歌

島崎藤村

背着乳兒的婦人巡禮者，站立在我家的門前。
在寒空裏，可以望見初冬似的雲，一眼看去，以為全是水，也可說是冰綠的羣集。白而冷的透明的尖端，像針一樣。到了這樣的雲出現時，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寒氣了。

想起來到山上的我們的生活，這穿着舊衫，裹着腿絆，征塵滿身的女乞食者姿態，也牽惹我們的心。巡禮者搖着鈴，以哀聲唱着巡禮的歌。和我家中的人聽了這女性的歌調之後，我便拿五分的銅幣給她，問道：「你從那裏來的？」

「從伊勢來。」
「好遠的地方呀。」

「看哪，你——那侍女的背影，穿得够多麼時髦標緻呢！」

這樣說着，拉着我緊走了幾步，希望能看到她底正面，恰好她偶然地回過頭來，噯呀，長在那標緻的背影前面的，却是一副凸凹不平，滿塗着怪粉的臉孔！

「啊啊，幸而我們的日語太壞，沒有走進妓院裏面去，要不然不也會和看到這臉孔同樣的感到幻滅的悲哀麼？不會將我才說的詩的情調都消滅盡了麼？」

於是，我就懷着這妓院給我的很好的印象，和S君作別，乘着高架電車，回到我市外的住家。

「我們鄉裏的人，都像我這樣的漂流。」

「你打從那條路來的？」

「我經過越後路到長野，走過了許多地方。冷天就了，我須到和暖一點的地方去。」

我吩咐家中的用人拿柿子給她，那婦人把柿子包在包袱裏面，連用人她都向她道謝，這才冷瑟瑟的顫抖着走了。

在夏天的時候看太陽，似乎是更向南下沉。每當在我家門外看初冬的落日，我便想起了「浮雲似故丘」的古詩。近旁的枯了的林梢，看去好像較遠處的蓼科山還高些。從近處的人家的屋脊間眺望着時，太陽好像沉到樹林裏去了。

——謝六逸譯：近代日本小品文選。

古 老 的 城

李道靜

居住在古城後門一帶的人真是幸福，因為那地方白天既少車馬喧鬧，夜裏又實靜得像一座古廟，十天半月不出門皆無碍，其實說來也真的沒有出門必要。春天來時我愛在樹下睡一個長長午覺，醒時日頭還極高，有什麼事儘可從容去作，或者正赶上隔胡同誰家在辦喪事，遠遠悲涼金屬聲響着沉重大鼓舒緩地送過牆來，覺得眼前都還在夢裏，這個夢境實在美極了。這些天日子顯得長一點，×告我院中一株丁香已發芽，我看他說這話很快樂，真的我已好些天沒見他，今天却碰到在院子裏曬太陽了。當時我正忙着有事出去，夜裏歸來才想起，但我並不覺得可惜，因為在我想像裏它原應該是發了芽的。

這實實是個人對此古城的一點偏愛，別人自然也有他不同的看法，大抵古城本身即够美，一個人在這裏住着，日子堆積下來，想皆不缺少一點人事上牽連，此則旁人無所感觸者在自己却常懷眷戀，古城實無不處美也。近來皆在同憶裏打發日子，回憶所及亦皆是與此古城有過一段因緣的一些人物，把這個意思告給遠方朋友們，他們會笑我痴愚否？前些年離開古城一段日子，碰到有曾客古城者，相處就非常親密，彷彿曾經是極相熟的朋友了。昔年西林

先生曾撰一劇曰「北京的空氣」，說是「在想北京想得要死時寫成的」，此語頗可道出懷念古城者的一點真實情感。我十四歲離家，十一年中大部日子皆在古城中度過，我能思想時候是在這個城裏，我的朋友是在這個城裏，那個被雲山阻隔地方老實說也只是我一個家了。我可以這樣說：我有母親，我有朋友，我有一個家，我有一個值得眷戀的古城。

如此說來你們可以懂得我是一個異鄉人了，異鄉人在你們眼裏許是陌生的，他看古城一切也許真的並不跟你們所感覺到的一樣，但我想這都沒有關係。我喜愛這個古城中的樸實，正如我喜歡我們那地方那些野蠻人一樣，這一點我想我們是相同的。前些年有一位上海朋友寫他的北遊印象道，「北平王府井大街據說是一條最繁華最富有異國情調的馬路，但比起霞飛路來還是相差得太遠了。」這種論調跟我聽另一位說北平不如天津的話全然一樣，老實說這古城自有他的特色，它無需有異國情調這種附麗的美。上海使我們住不慣的原由大概它實實只是黃浦江邊一塊寂寞的土地，除了洋房汽車外別無所有，它可以吸引若干異國人盛讚它的繁榮，但對我們却似乎缺少趣味也。

我曾經在真正「北京人」家庭中度過幾年日子，我喜歡他們那種三大枚黃醬五大枚羊肉的儉樸生活，也極愛看年輕小姑娘們穿了剛漿洗的藍布袍子陪着母親上廟會的情景。他們對我皆極好，常常勸我回家去看看老人家，却又實實捨不得我走，我真的相安得好像在自己家了。前年兩位朋友未走時，趕到除夕我們大抵都愛在外邊吃晚飯，微醺中相偕穿街越巷，一邊談着昔日在家裏過年情形，聽四下黑暗裏的敲仗聲，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回到家時居停主人，正在上供，門全敞着，滿院燈光氤氳，那年輕小姑娘總是第一個跑出來把一個橘子或一包雜拌糖塞在我手裏，那笑聲在夜的溫暖安靜空氣裏特別顯得清脆美麗，我真的也覺得自己年輕了好多了。於是我有一個安適的夢，在夢裏覺得自己已經在朝陽門甕洞裏走着，那是第二天的事，每年大年初一我們大抵都在吃得很晚的早飯後到東嶽廟走走的。

這裏寫下的實實僅是個人偏愛此古城的一點點聲音顏色，也許古城真正的美並不是這個，我會說過我的朋友皆在這個城裏，使我最懷念的也僅只是跟朋友最有關係罷了。去年殘夏某日於北城訪友不遇，悵悵之餘，順道十剎海獨坐。這自然是我喜愛的一個地方，兩位朋友未離古城時，我們常到這裏來閒談。那天天氣透着特別涼爽，我在涼風中痴痴坐了兩個多鐘頭，歸來寫了下面幾句話：「天氣真是涼爽，涼爽中透着濃重的秋意了。想像幾陣涼風過

後，海濱更要荒涼起來，有人偶然過此，將會忘却瞬間過去的炎熱，忘却這地方會給予人們許多快樂和幸福，而只覺得眼前乃是一幅蕭瑟的城市山林圖了。我自己也好笑自己，是不是當炒栗子上市時，當滿街散溢着溫暖香味的黃昏時，忙着回家去趕晚飯，或者買了東西應該即刻催車回去，而像許多披着淡茄色毛衣的俏麗影子，也嚮往着溫暖家中新亮的燈了，而我此刻心境又實實荒涼。真個的，假若鴻雁果能捎書，我願意趁着牠「避寒」的方便，把我此刻心情告訴那片溫暖下的我的朋友們。「你可懂得我是在寫我的創作了。」

現在正當天寒歲暮，午後斜陽中到附近廟會走走，也許寒風中意外可以帶回一兩盆臘梅作案頭清供，異鄉人的年景將不會顯得寂寞了。但我也嚮往着夏夜裏躺在床上聽四下裏幽沉的音樂，古城原來並不寂寞的。

「古老的城」之一章，二月一日寫。

此文原應米刊物約寫，因刊物迄今未能出版，故移「朔風」安排。文章成後我曾念給一位朋友聽過，他沒有說什麼話，我卻得這實實是太軟弱一點，或者不如說表現的太消沈罷。這是我的一個才情，近來心情的變化使我非常驚訝，不過有一點我極希望別人能夠瞭解，我只想把他個人見到的這古城一片聲音顏色，一點美保留在紙上，自然的，我不會想到把那些旋籠上茶館，以及那些這古城特有的所謂風雅人物帶進文學裏來，也許有情形那也實實是一種美，不過這種工作還是讓懂得這種美，喜愛這種美的人去作罷。可惜的是我沒有阿左林那枝暢達的筆，那些神秘的西班牙古城實實使人嚮往不已。——三月二十六日重改後記。

松堂

南星

— 238 —

安坐在紅火的爐前，

木器的光澤顯我一個嬌羞的臉，

撫摩着褪了色的花綉，

黑貓低微地呼喚。

百葉窗放進夜氣的清新，

長廊柱下是近，

想念溫暖外的風塵，

今夜更聲打盡了多少行人。

——辛笛：松堂一夜。

我在「松堂」做了一夜的客人。那房屋像一間亭子，除了窗格，大概都是石塊築成的了。新製的窗帘是暗黃色的，與全屋中濃厚的古代氣味相調和。屋裏鋪設很多，但我仍不免有身入石洞之感。同時覺得對它有些親切，因為看見不久將供我休息的一張牀了。我的安心讓我幾乎閉眼地把屋角和屋頂都審視了一回，彷彿是一個初到新居的租客。房屋給我以高度的滿意。那完全是山野的地方，走出屋門就看見西方的山崖近在胸前了。山和松堂的交界處有一圍簡陋的土牆。「院子」是一片繁密的脂松林，白皮的，略帶藍色或紫色，樹皮分裂成鱗形，終年有枯片離開樹幹

斷續地落地。松果則與普通的一樣，有許多臥在雜草之間。東牆有一個較寬的門，對着鄉野的大路，行人只看得見裏面的脂松。倘我只從外面經過，必以為我們現在這住處是一座墓園了。

夜間沒有月亮，雲色很濃重。樹木和高聳的山石開始變成異狀的黑影。如果我做了一個失路的或走在半途的客人，在這兒遇見黑夜，我將在樹林裏隱匿呢，登山尋望遠處的燈火，然後走下去找一個荒野的茅屋呢，或者倚着一棵樹不敢移動雙腳，聽見一聲蟲叫而戰慄起來並在心裏浮動着一些可怕的幻影呢？這古老的石屋仍有它的不可思議的撫慰我的力量，總是一種奇異的事吧。然而，它不是我的家宅。當蠟燭搖動閃耀的時候，我不禁想念我的燈了。燭光照不到屋頂和屋角，所以那些地方都有陰晦之狀。我和PH先是靜默地坐着，後來開始閒談，語聲在各人耳中變得沈重起來，我們覺得奇怪，它們幾乎不像自己的了，因為石牆麼，或山中的黑夜麼？我們似乎都做了故事裏的人物。如有一個牧童或鄉人聽見這語聲，次日早晨再來尋覓不見，他會以為竊聽了山鬼的密談了。到臥下時才有了蟲聲，很繁密，比在城中的加高了幾倍。最清楚的，是

「金鐘」的鈴鈴之聲，把蟋蟀的和窸蟲的都壓了下去，彷彿草葉也隨之愉快地震動。沒有聽見夜鳥或醒來的牛羊。夜半後窗外像有粗率的咀嚼聲，終於不知道是一隻狗或一隻野兔，以及它吃了甚麼。

日落之前，我們曾到院牆外去了一次。先經過一片山田，一邊是高粱和豆子一邊是玉米，我們走在中間的爲荜蕪和幼榆所夾的小路上。看見那些密密的形狀不同的綠葉子，我想起多年前每天親近過的稻田來，想起曾在泥水中把握過的高粱梗來，想起新折下來的玉米梗下部的甜味來。我盡力吸着掩住山的氣息的田野氣息，這第一次來到的地方像變了舊相識的，我對於兩旁田地中的佇立者覺得異常親近，甚至讓脚步慢下來。好久後才轉入山道。石塊愈上愈多，引我們到了一個直通山下的泉水之前，聲音很微弱。二個女人在那兒用小罐子接水，旁邊放着水桶。我們回來時看見她已挑到半山了。山腰有一所羊屋，分做四圈，第一圈裏已臥滿了回去的羊，別的空開着門。遠處牧童以鞭擊石的清脆之聲時時聽得見。牛屋在羊屋之上，相隔着一層聳立的山崖，但有殘留的爲荜蕪所遮蔽的石階。牛屋旁是一座廟的遺址，那已不很平坦的方形基地還能辨認得出來。斷磚殘瓦完全沒有了。奇怪的是曾立在廟門前的石牌樓仍在，像是昨天才倒塌下去的。那折斷的石柱下部裂痕宛然亦在石基中，隙縫中有雨水的溼跡。倒下去的並沒有分碎，只裂成了幾塊，牌樓頂似乎和未倒之前一樣完

好，柱上雕出的精細花紋也沒有損壞。我們站在那些白石上，向下望了一眼即刻退後了。鄰近還有三四座古廟，有的牆上的赭紅在夕照中閃耀。但它們沒有得到我們的探視。我們從那三四座聳立着的古代烽火台旁走下來。

次一個早晨臨行時我才把別的院子看了一次。一個滿生着棗樹，棗有的變紅了，有的透出微黃色。我嘗了它們。另一個院裏有許多桃杏樹，桃子是小而多毛的，但很甜美，我的衣袋裏也裝了幾個，即使被那給我們做飯的誠實的人看見，他也不曾責斥我吧。前一晚他還給我們煮了玉米，那遠別的滋味久久留在口中。我們終於輕易地離開那兒了。睡在大門裏的兩隻豬還沒有醒來，陽光還沒有照在我們走過一次的山路上。

一九三九年三月改作。

橋

陸蠡：海星。

月下，這白玉般的石橋。
描畫在空中的，直的線，勻淨的弧，平行的瓦
稜，對稱的廊廊走柱，這古典的和諧。
清池裏，魚兒跳了起來，牠也熱得出汗麼？
遠處，管絃的聲音。但當隨着夜晚的涼颼飄落
到這廣大的庭院中來時，已是落地無聲了。
是誰。託着願在想呢？

日本謡曲「隅田川」試譯草

錢稻孫

(末扮掌渡執 携櫂上白) 俺乃這武藏國隅田川上一個掌渡的便是，原來這一道河渡，煞是個要津，爲此有俺衆人，更番掌着這渡頭，今日輪到俺的班兒，不免放出渡船去咱。

(沖末扮行客執箠提篋上唱)(次第) 迢遙，東國征衣。東國征衣。長安日遠，兩袖頻添春深意。

(白) 在下原是個東國商賈，者番西上京都，做些買賣，倒也十分利市，如今滿載而歸，東下來也。

(唱)(道行) 回首雲霞裏。行來故跡，一程程都退做了遠山眉。退做了遠山眉。數將來幾層關壘。幾處邦畿。早則是此地呵，自古聞名的隅田水。早來渡驛。早來渡驛。

(白) 一路行來，不覺已到在武藏國的隅田川渡，則索趁渡去咱，兀那船長，敢請借舟一渡。

(末白) 便請上船，呀，後面如何還跟有多人，敢是有甚事務。

(沖末白) 正是哩，夜來投宿，店裏見的個婦人，看似懷有心事，行徑稀詫，那隨後追來的便是那瘋女了。

(末白) 原來如此，且候他來，待俺一並渡了他去。

(旦扮瘋婦執 箠篋携竹篋一枝上唱)(道行) 自古道親心原不昧。只爲思兒道路迷。現如今，一字字都打入我心坎底。端的個歸雁程迷白雪裏。何處覓，那人兒的行踪也那去跡。直叫人把心情，如何安頓得。

(一聲) 却不道天風高遠縱無際。

(幫腔接唱) 自有松迎清籟回。

(旦旋舞科)

(唱) 爭奈這，即今蒿里薶露世。

(幫腔接唱) 只落得，愁疊萬千朝復夕。

(旦唱) 這我是，皇都久住在白河北。寡婦孳教孤兒一。不提防，慕忽裏人販鬼。拐將吾兒沒消息。傳聞得，東來了逢關壁。辛苦遠行役。早則是人在東國極。聽得我五內如焚急。亂荒荒來把佳兒覓。恰便似這般，途路空迷惑。

(幫腔接唱) 端的個親行千里不忘兒呵。原本是一世的因緣暫時的契。暫時的契。直恁的這暫契的一世裏。都生各札不教長相倚。東也麼西。母子兩分離。直教他四鳥也那分飛。恰喜得天可憐，誠心意。尋將這武藏下總的交界地。居然來到了隅田隄。

〔末向沖末白〕請上船罷。

〔且搶白〕兀那舟子，待我也趁渡去咱。

〔末白〕你待怎講，也要趁渡去的麼，且問你何鄉何處。

〔且白〕我麼，原是京都人氏，爲尋人來到這東國。

〔末白〕管是都人也罷，不是也罷，既說是癡癡，須有似癡趣，除非癡趣一番，休想渡你。

〔且白〕却不道，天色將暮，快上船來。

〔唱〕則甚的生性惡固執。偏不教都人將河濟。暢道是，隅田守渡多情義。省可裏，不入耳的弄言詞，閒淘氣。

〔末白〕端的個京都人，好個不欺名的優雅風儀也呵。

〔且白〕提起了不欺名，倒也十分耳熟，想當年，那業平就在這里吟的詩句。

〔唱〕借問都鴨名不欺。所思人兮在也未。

〔白〕略，舟子呵。

〔末白〕有何見教。

〔且白〕那海上所見白鳥，原都不曾見來，不知叫的甚麼名色。

〔末白〕那鳥兒麼，便是海鷗呵。

〔且白〕罷了也，若還往別處海濱，叫他千鳥，或叫沙鷗，都還罷了，遮莫這隅田川的白鳥，却不將都鳥的佳名來答應。

〔末唱〕呀，果然，是我的詞兒忒鄙俚。住名邦，却笑我無心肺。怎的沒把都鴨的名兒來答對。

〔且歌〕潮鷗點點晚波寂。憑弔神馳業平昔。

〔末唱〕他那間的伊人秦也否。也只是戀戀妻房，徒向都城泣。

〔且唱〕我須是訪佳兒，來到這東國極。論心事，正同一。

〔末歌〕那一個，心向閨中繫。

〔且唱〕這壁廂，要把佳兒覓。

〔末唱〕兩般兒心腸一樣成。

〔且唱〕一例的相思，原也無二則。

〔幫腔唱〕我則待借問都鴨，借問都鴨，東國吾兒凶耶吉。頻問逼，頻問逼。直恁的閉口無言長默默。呸，那里是甚麼都鴨，我恨不能把你這村鳥兒叱。是必那船兒爭競的颯江汀際。這纔有都鳥來啼。但無如，那答是難渡江。這答呢，東又東，隅田驛。回首天涯，行來亦遠矣。罷，罷，掌渡的。便做這滿船人擁擠。也教船中分半席。渡長也，但令舟中立。

〔沖末白〕哦，船長。

〔末白〕甚麼事。

〔沖末白〕那對岸上。聽得念佛之聲，有何緣故。

〔末白〕那里麼，爲的舊亡做着佛事呢，說來話長，怪可憐的，待我慢慢講來。

〔冲末白〕快講，快講。

〔末叙白〕去年三月十五日，巧便是今日也，有人販兒從都中下來，買的個年紀十二三的小厮兒，下鄉去，敢則那小厮兒不慣行路，乏了，不道半路裏，赤緊的病得不是，直說道一步兒也行動不得了，你道有這種沒良心的，棄將這小哥一傍，那人販子却自不顧去了，那其間，這里住的人家覷着可憐，百方看護與他，只是越發的沉重下去，眼見的是他數兒了，便問他何方人氏，父姓人家，他道是，京都白河北，姓吉田的獨養兒，父親亡故，只合母親嫡親兩口兒，不道上了人販子的拐騙，落到此地，如今我死去過後，但求路傍埋葬了我，若說爲甚，我只願路過還許有個京中行客，也見到個故鄉人影兒罷了，所不瞋目的，只放心不下我那母親，享年十有二歲，名兒叫做梅兒，口念着佛，四五句便亡化了，因此，照他遺囑，路傍築了個土墳，墳上插的根柳枝兒做記識，今日恰當周忌，列位都來大做佛事，追薦冥福，看來船上客人，也有京都住的，正好暫時逗留，隨緣念聲佛去，也是好事呵，說話之間早是船到渡頭了，列位請上岸罷。

咳，莫道瘋女，也自知情識理呢，方纔那瘋女，你厮也在落淚呢，兀那堂客，船到了，請上岸罷。

〔且白〕啐，舟子呵。

白，甚麼事呢。

〔且白〕你纔說的那故事兒，都是甚麼時節的事。

〔且白〕去年三月十五，正是今日。

〔且白〕他那父親姓甚麼。

〔末白〕叫做吉田。

〔且白〕哥兒的年紀呢。

〔末白〕十二歲。

〔且白〕名字呢。

〔末白〕叫梅哥。

〔且白〕早難道沒個爹娘尋來。

〔末白〕既無個親，也沒個戚。

〔且唱〕噯，合該是，沒個親來沒個戚。

〔白〕你道那小厮，便是我這瘋女的孩兒呵。

〔唱〕哎，莫非我身在夢中迷。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凄。

〔末白〕呀，直當是別人家事，誰知便是這瘋女的孩兒，可傷可傷，待我來指與他那遺塚，來來，這裏來，噯，噯，那便是小哥兒的遺塚了。

〔且唱〕噯，向則是心期有日重相會。千里追尋甘勞瘁。那承望，一別槍登死鬼籍。離鄉背井墜東國。生生化作路傍泥。春草年年空交替。不信你，真個埋藏在土墳底。還求乞。列位呵。

〔幫腔接唱〕翻起這丘兒土一坏。將你在世的形兒。教娘再一窺。少壯有爲的先去已。有爲先去已。剩的個風裏簑葢影搖曳。隱顯幻難稽。人活那可必。曇花一刹那，風

扇無常製、生死長夜月光淒。不定的浮雲倏相蔽。這現實的煩惱世界。煩惱世界呵。

(末唱)早則是月上江風起。更深點漏遲。暢好度梵唄。鈺鼓莫停催。

(且唱)則教我為娘的那勝哭兒悲。口唱來佛號都不記。單只是伏地滄沓氣息漸。

(末白)其實古怪、直恁衆人念佛，不抵親娘一聲慟、須知亡魂喜也。

(唱)勸鈺鼓與他娘親遞。

(且接鈺鼓懸佩胸前唱)聞說為吾兒。接了鳧鏡胸前佩。

(末唱)且住悲啼，夜靜聲稀。

(且唱)衆人唱號一音齊。

(末唱)一練虔誠。

(且唱)專向西。

(且末合唱)南無呵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同號同名阿彌陀佛。

(且獨唱)南無阿彌

(且幫腔接唱)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且唱)隅田江上夜風吹，助聲聲無邊願力。

(幫腔)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且唱)都鷗若還名不欺。也與添力薦冥利。

(幫腔雜入徠兒聲)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阿彌陀佛。

(且白)列位，大衆念佛聲中，有個少年的，從何而來。

(末白)正在這墳塚邊來。

(且唱)忽聽口吻依稀。是吾兒呵，更一聲好細辨幽微。南無阿彌陀佛。

(徠兒暗上接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幫腔接唱)幽音裏。帶出了幻影疑。一個道，莫非真是吾兒。一個道，這的是我親慈。乍兩手相携。又恍惚迷離。越發的思想情增，留真意急。爭奈幻鏡離奇，隱現倏忽。這其間，東方次第晞。明來竟無跡。兒今何在。依舊土一坏。塚上草茫茫青碧。無垠原野，叢爾一叢棘。抵多少悲涼慘淒。悲涼慘淒。

附記 謠曲恐非可譯，昔年曾為無謀之試，今復難易數字。要只能供笑柄，固無與譯藝也。

日本俗歌

和人家去結交，只要淡淡的，却結交到底。請看紅葉罷。淡的先落麼？濃的先落！可不是麼？

獨自淒涼的睡著，被叩柴門的稻鷄欺騙了。心想或者——可不是他麼？出來看時，(却只見)月下可羞的我一個人影。

周作人譯：陀螺。

路

曼茵

病了半個多月，什麼事也不想做，到了前天精神較好，才把桌上的一堆舊報逐一的翻閱一下，社會版上的自殺案件竟有十多起。其中有一個自殺的新聞是——

『××公寓住客×××服毒自殺』

×××(女性)，二十一歲，××縣人，住××街××××××。昨夜×××十一時許自外歸寓，即熄燈睡覺，至今午十二時許仍未開房門，該寓夥計疑有異，乃敲其門，良久不應，急扯破窗紙窺視，該女倒臥地上，遂報警破門入，伊已斷絕呼吸，僵硬如石。炕上有遺書一紙云：「我因不堪忍受人家的侮辱，決心作一個冤死鬼，希望與我同命運的失業的姊妹們，勿蹈我的覆轍！我本不願出此下策，以了殘生。奈自去年來遭亂無家，經一年多的苦鬥掙扎，才得苟延殘喘，以至於今。精神的打擊，疾病的加重，愈來愈劇。我認識了社會的黑暗，人間的險詐。權勢者的猙獰，同情者的虛偽。可憐我生為女兒身，在這深淵般的週遭，我的自由全受剝奪，我明白照這條路走下去，結果只有一天墮落一天，爲了保全我的淨潔的靈魂，我遂決心結果我的性命，不管人家把我當作懦弱者也吧。我

的父親母親已然在九泉下等我歸去，一剎那間，我們一家又得團聚了。現在我決不哭，我要笑，哈哈的笑，再見吧。你玩弄女人的羣魔！

姚冰絕筆

觀此足證該女客委係自殺身死無疑云。」

我瞧完了這條新聞，不禁吃了一驚，標題上的××××××是姚冰嗎？不然，爲什麼那遺書上署着姚冰的名字呢？爲了要釋這疑團，我打了一個電話問姚冰的友人T君，終於證明了自殺的×××的確就是姚冰。

去年秋末的一個下午，我的院子裏的小黑，汪汪的吠着，我往外瞧去，門口正站着一個女人，她囁囁的對我問道，「這是×××先生的家嗎，我要拜望他」。我說，「我就是呀，您貴姓？」我的回答立即使她手足無措，她接着說，「久仰，久仰！這裏有T先生的介紹信，」她一邊說一邊把信用兩隻手遞交我，「敝姓姚，特來求您幫忙，太冒失了，對不起，對不起！」

我匆匆的看完了T君的信，知道她是一個欲謀職業的人，我讓她到屋裏待一待。我跟她說，「T君說您要當書記，願意找活做？」她謙遜的說，「我是一無所能的女子

，哪裏配當書記呢？我的楷書又很精心，一向來在學校裏寫慣了鋼筆，毛筆字簡直寫不了。而且中學畢業後回鄉年餘沒有動筆，又逢兵亂，父母都死在炮火裏。無依無靠，不得已才闖進城裏來謀生計，祇要有活兒做，不管什麼職業，都願意試一試，如果能够得到維持生活，便心滿意足了。」她說話時夾着咳嗽，胸部陡起陡落，臉是那樣的蒼白，眼光是那樣的憂鬱。她有驕矜和哀情令人一望便知道是一個初入社會的女子。現在像她這樣的女子很多，要找到相當的職業真是談何容易。我哪有能力救濟這許多人，到什麼地方給她們介紹職業去，我該如何答覆她呢，干脆叫她走吧，未免太使她失望，怎麼辦呢，我想了又想，終於坦白的跟她說，『對不起得很，我這裏不用書記，等我向別處打聽，有了相當的事情，再通知T君叫您去幹吧。』

她聽了我的話，並不覺得怎樣失望，用手撫了一下那蓬亂的頭髮，腦門微向後揚，似乎在搜索着記憶，半晌，才說，『謝謝您的幫忙。』她突然轉了話題，『最近我在T先生家裏，得拜讀您的作品，使我對您有了不少的認識，這是我敢大着胆子來求見您的原因，請您多多原諒吧。像我一般苦命的女子老求人家幫助，真是又慚愧又感激。』

『不必客氣，大家都是人，都需要互相幫忙的，何必慚愧！』我這樣安慰她。

到此，我以為她總該告辭了，但是她仍坐着，呆呆的想不出說什麼話。我默察她的態度，仍然是很興奮的，我想起剛才她說過讀過我的東西的話，我找着問題了：

『您喜歡文學？』

『我平常很愛讀小說，在中學時期幾乎天天讀小說。』

『喜歡讀誰的小說？』

『巴金，我愛讀巴金的小說。』

『爲什麼？』

『因爲他作品中有熱情，我讀着他的小說常常淌着淚……』她好像不好意思，沒有說出更多的理由來，她的臉上已然泛着薄薄的紅暈了。

『汪，汪，汪……』

小黑又在吠着，她許是知道有別的人來了，這才和我告辭。

過了兩星期後，碰巧有一位朋友要編纂一部史料，需要一個書記去膠清那些稿子，我便介紹姚女士去抄寫了，此後她得到一筆小小的進款，她的貧困的生活也開始好轉了：她很高興。一個月後，稿子抄完，於是她又失業了。她接着又寄了幾封信來托我替她找事，但我始終沒有替她找着機會。她絕望了，好幾個月沒有消息。一個清早上，小黑又汪汪的吠起來，我往外一瞧來的正是姚女士。竹布旗袍寬了一些，她比幾個月前瘦了，但不難看，莊重的面龐，蒼白裏有深慮，如同一個青年哲學家，她告訴我

近來因找職業曾經冒過許多險。

「事情找到了沒有？」我急急的問她。

「總算找到了，但我不放心……」她唏噓着，「……」

「什麼事情，告訴我可以嗎？」

「前幾天我瞧見報上有某公司徵求女職員的廣告，我去報名，結果給取錄了。月薪據說是三十元。究竟將來在那裏幹什麼，他們都不給說明白，他們祇是說

「你的年齡，容貌，身世都合取錄的資格，所以公司決定選你了，不過你的姓名叫姚冰，很不雅也不吉

，最好另換一個名字，無論怎樣，不能再叫「冰」了。但是我不答應，我認爲做事與名字絕沒有關係

，所以堅持不改名，冰就是冰，絕不改的。公司給我拒絕他們的要求後，起初很是惱怒說不改名就不要你了，後來又改變態度，很溫和的哄騙我說，

「你究竟還幼稚，改名有什麼關係，反正每月準拿三十塊錢就得了。」我始終不明白他們跟我搗什麼鬼，假使我許可他們，說不定將來要上他們的大當，我難道爲了這三十塊錢而犧牲我的前途？假使我不答應，他們有話在先，當然不用我這種女子，那麼我往後的生活怎樣維持呢，現在我所有的衣衫都當盡了，借又無處借，哪裏活得成。自殺嗎，我覺得還早些，活下去又不可能，這怎麼辦呢？」

聽了她這一片話，我對她所懷疑着的那種職業，也莫明是怎麼回事。往好裏想，一個女子改改名，許不是一定有什麼危險的。往壞裏想，一個女子因其職業而改名，到底有什麼理由？誰能保證她的將來沒有危險呢？我該如何替她出主意，鼓勵她去冒險呢，還是叫她坐以待斃呢？我想了一想，祇好空空洞洞的跟她說，「在生活的鞭子下，許多人因不慎而大上當，得到的結果往往與所期望的完全相反。到後來反悔不及，大錯鑄成，一切都喪葬在一念之差，擺脫不了那安排定的陷阱，眼看着一生白日的犧牲。您現在遇到這樣的難關要萬分當心，要是辦事沒把握，馬馬虎虎，難免要上人家的當。」

她聽了我的話，祇有點頭和嘆息，她擒着一把淚水走了。我目送着她辛酸的背影，禱祝她走上該走的路，躲避一切無形的牢籠。

隔了一個多月，我接到一封郵信，卻是姚冰寄來的。

「……前次拜訪，蒙先生懇懇指導，使我異常感激，假如不是有難言的苦衷在，絕不欲辜負先生一片赤心。可恨眼前處境叫我欲哭無淚，欲語無言！我現在直如啞子吃黃蓮，祇有沉默的對付一切譏諷和原諒！」

一年來我日日掙扎於陰暗危絕之域，咬牙忍受着重重的壓迫，使我呼吸迫促，令我胆戰心驚，我徘徊

於荆棘的歧路上尋路，而我始終找不着路。我如今才認識那黑暗的社會，它叫我出賣了多少精力血汗，陪却多少譏謔笑臉。我忍痛犧牲自身的一切，風霜刀劍奪去了我會擁有無限的青春容貌，眼看着我將成爲一架苦役了。

唉，可恨我惡夢纏身，何時才能了呢？醒醒罷，我絕不是一件點綴人間的美術品，我絕不甘承認自己是一個庸懦的女人。我一顆狂躍不已的心，不許再徬徨於迷途了，我要尋路，我毫不猶豫的向前尋，死也吧，生也吧，我必需好好的利用我最後一口氣。

……

這是她最後給我的一封信，有許多可憂慮的地方：她

爲什麼不提到那公司的事，她究竟到那裏去混飯沒有。她寫這信時是不是正在那個公司裏，或者已然離開那個地方，再過着失業的日子？不但我不曉得她的底細，T君都不知道，因爲她時常搬家，又不願把住址告別人。朋友們都把她當作謎樣的人，很同情她的不幸的境遇。

現在才知道她自殺了，由這可以明白她決不是一個謎樣的人，她竟然有自尊心，有淨潔和崇高的靈魂，爲着生活，她去尋路，她苦熬，她掙扎，一直到最後一口氣，她才死於路上，她在遺書上她還做告着和她同命運的姊妹們，可見她臨死時是一顆心還是狂躍不肯靜止的。

祝福您，長眠的人，您遺下了這世界而去，但是您所走的路並未消滅……

無言之曲

自從你來，這裏就空虛起來了。

你啊，你真是個不祥之物麼？

陰暗與惶惑、不安的心情之表露啊！遺留着的是一件白色的死衣。如今，圍繞在你底頸項上面的是不可以挽回的劫運。你呀，可憐的人，你將如何逃避啊？

我有說不出的語言，這些，我祇能藏在我底心之深處。從你底無辜的行動，我能够找出什麼安慰或責難呢？停止了罷，你底如閃電般的飛翔啊：如今，正是夜

暗呢。

祇有你能了解我；但是，你能麼？永遠的沉默着，直等到黃昏日落，這却是如何的輕蔑之表示呢？我心沉墜到無底的深淵，我沒有言語了。

你單弱得如同小草，但是眼淚却永不會沾染過你底臉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隨處都是有着風波的啊！但是，我並不會說過你是一個怯弱的人。

讓你隨着我如萍之飄浮罷，……
雖然我如今已經不勝其重累了。

麗尼：黃昏之獻。

愛的創造者

聞國新

『我又遲到了。』把大衣掛在衣鈎上之後，茜轉過頭來向坐在沙發椅上的女先生說。嘴脣角那種自然的笑紋微微一閃。

女先生祇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但從屋子一角三架打字機上所發出的煩燥而單調的聲音，忽然減緩了，三張臉不約而同地向着茜，一個從嘴裏低低的吹出一聲，「噓！」；另一個叫道，『大姐，路上不好走罷，還是電車又出了岔子？』『可不是，都化了。馬路上一灘泥一汪水的，電車都走不快。』茜一壁向她的同伴們答話，一壁坐到另一架空閒的機器前面一張小凳上，整理着字盤裏的鉛模。

屋子裏，煩燥而單調的聲音更大了些，但空氣反而寂靜的叫人耐不住。女先生手中的一張報紙拿起又放下，她的另一隻手原擱在桌子上，這時却把兩根手指在桌面上閣閣地敲，彷彿給機器的燥音點着板眼。火爐中的火舌似乎不堪寂寞與爐壁的束縛，想要從爐門跳出來舔一舔外邊較冷的空氣。

茜一鼓氣打了兩節講義，放下管理機器的一隻手，上下活動了幾下；一面從衣袋裏掏出手絹擦一擦鼻尖和鬢角，她好像看得見那兩處地方確已滲出不少珠子的汗粒。

×

×

×

幾天以來，她彷彿被某一種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心情所苦，然若努力向這難言的心情的裏面試加鑽探，所得却又飄渺得很。她進入這打字學校，是一個月以前的事情。談到她的資格，却非常可憐：自己從一個古老的家庭中漸漸長大，莫明其妙的被嫁了出去，如今且已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這之間，她所讀到的書只是一本三字經，半本千字文。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活計」和瑣碎的禮儀上，結婚以後，她的丈夫跟她說了這麼一段話：『茜，我先得叫你了解我：在戀愛上，我確是有過足夠經驗的人。現在我娶了你，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但我有這樣一個比喻：由戀愛而結婚，等到了洞房，彷彿唱戲已然唱到了大軸，更好比一隻業已熄滅了的火爐上面坐着一隻開水壺，那水

已竟過了沸點，以後只有一天冷却一天，所以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舊式婚姻——譬如我和你——看來是很冒險的事業，但我願意走這條崎嶇的路。我願意在我們結婚之後來創造愛情，我們好比是一隻剛才升好的火爐，上面坐的是一壺冷水。——這意思，我同幾個朋友們講過；所以我們成婚的那天，他們很鄭重的送給我一隻銀盾，上面就寫的是，「愛的創造」這四個字。」於是她安了心，很感激地幫助她的丈夫從事於這種勤苦的工作。於是在五個年頭之後，她們生下了兩個孩子。

無奈美麗的彩虹原經不住太陽的曝曬，事變後她的丈夫失業了。有業時所積蓄的一點點錢，結果反給她們心靈中一個世路艱危的更深的認識。「未從水來先疊壩」，她在小時便受過這樣的家庭教育，聽說這裏那裏都急需要女人打字這種人才，這是茜進入這個打字學校的原因。

說是「被某一種心情所苦」，是關於自己畢業後前途着落的問題嗎？茜也曾自己問過自己：是嗎？不是。三個月就學期間自己還沒有邁過一半，那樣誠然是過慮的。不放心摺在家裏的小孩嗎？有他父親呢，大錯也不會有的。是……茜在打字的時候，常把自己織入冥想的網絡中。

「勺勺！」

「噓，又斷了一個。」她低低地說。

女先生聽慣了這種聲音，揚着臉，彷彿對頂棚說話：

「手輕些呀！那種模子一毛錢現在祇能買到八個了。」

六隻同伴的眼睛都向西的臉上一掃，她沒有言語。也許因為屋子裏的溫度太高，把她臉上在街上所收集的寒冷給溶化了，紅紅的，像多血質的人剛吃過過量的葡萄酒。

黃昏時候以前，太陽的光輝更覺踴躍的照在街路上。茜爲了躲避被人與車輛所踐踏的大街上的泥水，故意繞一點遠兒，尋找僻靜的小巷中走。雖然是三九天，沒有刮風，雪後的濕空氣給人以分外清新的感覺。她下電車後又走了一程，兩小時學校中所賜的頭腦的昏沉沉彷彿漸漸從頭髮的尖端散盡了。適才雖然女先生責備自己打字時用力輕重不勻，但下班時却對衆人發表上週考試的結果，說茜很有進步，才學了一個多月的人，一分鐘已竟有十二個字的成

績了。但她幾乎是天天都如此：一出學校門，對學校便毫無印象，腦膜上代以她標榜「愛的創造」的丈夫，和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路上走着，就思索晚上給他們燒些什麼既省錢又可吃的菜蔬。

「先生，勞駕，向您打聽個地方。」當她還像每天那麼苦心地做着愛情創造夢的時候，這問路人的粗獷語聲給她的幻想之翼扯碎。她抬頭一看，是一個約有三十上下歲數，渾身鄉間打扮的高身量的男子，黑臉堂背後似乎隱藏着一種蒙昧無知的氣度。他粗獷的大手裏正拿着一封信，笑吟吟地向茜打招呼。

「先生，××成衣舖在那兒？」

「呵」，茜嘴裏不很自然地一低呼，她原是孤獨地走着自己的路，問路人的一句話好像給了她一些驚恐。「不知道。」

那人神氣有點兒失望，恰好又從對面過來一個衣飾很整潔的中年紳士，頭戴禮服呢小帽，面龐紅潤。五官的位置在茜的記憶裏覺得頗熟稔。這問路者更不遲疑的攔住他問道：

「先生，您知道不知道？」

「××成衣舖，哦！不錯，有這麼一個字號，在東邊兒呢。」紳士側着臉，向遠處一指。

「勞駕。」他一壁從泛濫着油膩味的袖口中掏出一件東西，頓時在茜的眼前閃耀一道熱烈的紅光。

「這是人參啊。」中年紳士的神經立刻便興奮起來，五個字說出，聲調極其緩慢而沈重。「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先生，我剛下火車，這叫做什麼……人？生？它，和這封信，都是我在車站上拾的。」他臉上彷彿毫無情感的樣子。

「快，快把信也給我瞧瞧。」

那鄉下人把信遞給紳士，信不知何時封口處已被扯破，紳士的微微顫動着的手指伸出信箋，立刻從他的眼睛裏射出異樣的光。他一壁看，眼睛眨了幾眨，「哦，不錯，這枝參是一位學生送給他的老師底，原價就是三百多塊。這在咱們這裏，怕至少不值四百塊嗎？」說到這兒略微停頓了一下，「你城裏各處都生，俗語兒說，「買金的須遇着賣金的」，空有好貨你也找不着主兒。這麼辦，你倒給我，一百塊，怎麼樣？」

茜覺得自己的心跳動了一下，紅光已然縮回到鄉下人的袖口裏面，她張大了眸子望望兩個陌生的朋友。

鄉下人的表情似乎極其曖昧，彷彿還不十分明瞭一百塊是怎樣的一個數目。但忽然從遠處傳來似乎是水車子吱吱扭扭的聲音，中年紳士不在忍耐得住了，眼光捨去了鄉下人，滿腔和靄的容色覆蓋之下，向茜談道：

「請您給我看着他，別叫他走了。我取錢去。」

「不行！我不能管你們二位的事情。」茜拂然地回答。

從焦急的氣度裏，紳士勻出一些笑意說，「這有什麼大關係，我們的交易是兩便的，他沒有門路開銷它，我也少花若干錢。何況，貨真是地道的好貨，只煩您做個中人，誰叫他先遇見您呢。回來，我也白不了您，給您二十塊錢的酬勞罷。」

「二十塊錢的酬勞」，一句話衝到茜的心底，彷彿連續地撥了幾撥，雖然當時的環境，不許她向深的想像中搜探，然而結論却很敏捷的噴出她的口外。

「你上那兒去取錢呢？」

「不遠，不遠，我僱上車去。十分鐘以內一定趕回來。請您給我看看……着……他。」紳士更不等茜做徹底的答覆，匆匆而去了。

茜和她這兩位初次會面的朋友交談時，腳底下始終沒有停止邁着步；但此刻已然見那中年紳士的身影完全消沒之後，兩重欲望逼着她反而穩當地把兩隻腳釘在地上。那鄉下人也立在一座山牆底下，還是那麼無表情的揚着臉，把兩隻袖子揣起來。這幾分鐘，在茜的心裏奔騰舞躍着，是幾天來種種心情的混合體。最後，好像抓住了它的核心，一句話幾乎就傾吐出來：

「給東（她的丈夫的名字）買一件大衣，到天橋估衣店，二十塊錢也將就用了」。於是她又想起東的身上唯一可以禦寒的那件舊皮袍；大風雪夜從街上回來，兩隻耳朵凍得像剛剝了皮的小耗子；和他有兩塊凍瘡的腳踵。於是眼簾上湧起幾滴圓的淚顆。

「先生，要不一您留下罷。」乾澀的語聲盪漾過來卷起茜的想像，她方才覺悟自己是站在街上，而適才那中年紳士也還沒有回來。「我不能老等他，要不一我就走了。」他的嘴裏還蠕動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詞字。

「別呀！」茜嬌聲的說，「你再等幾分鐘看看。」

「不行，天太晚了，我還得下店呢。」他衝人家庭院裏一株老槐樹望望那業經抹去的落日的餘光。「他——哼——」

也許錢不到手，您要留下，少給點也行。」

茜的臉紅了一紅，「我那兒買得起這麼好東西。」

「帶着多少錢？」

「五毛錢。」

「咳」，非常失望的樣子，但他終於狠一狠心說，「您把圍脖兒給我。」

「不行，我冷。」

當茜取下手套，預備掏出大衣口袋裏僅有的五角一張的票子；他看見了她手指上的戒指，立刻說道：

「那明晃晃的是什麼東西，不是戒指嗎？給我湊上得了。」

「那更不行，沒有了它我回去是要挨說的。」

他最後絕望地瞪了茜一眼，「給你——人（？）生？」隨手遞過那塊紅光耀眼的東西，茜對於它，祇粗略地一瞬，覺得和自己過去所親見的那種寶物完全一樣，如今却藝術地被紅綠線縮好在一張紅殼紙上，寶物從他的袖口遁入她的袖口，她的腳開始極慌促地躡行着，並且故意尋個大回曲的路徑，生恐那中年紳士快步起來。偶爾路邊有人走得稍快一點，就給她吓一大跳。

繞到自己的家門口，推開門進去，覺得一顆心方才放下，在晚燈搖曳裏，她的丈夫正逗着孩子遊戲，見她進來，劈頭就問：

「怎麼臉紅得這樣厲害？」

茜快樂得却笑不出來，只斷續地說：

「你不是渴想着做一件大衣嗎！瞧，在這裏。」

她的手自袖口伸出往上一揚。原來這社會的鬼蜮處瞞不了他，一眼早看得清楚，不禁啞然點破她道：

「茜，你被騙了，這是香菜根呀！」

「什麼！」她立刻渾身像抽出了氣的車帶，順勢便倒在椅子上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

未婚妻

瑪格里昂杜原著
瑞麗譯

過了幾天假期之後，我該回巴黎了。

當我到車站時，火車已擠滿了人，而且大多數的車門前都站着一個男人或女人，好像爲得趕走再來的人似的。

雖然如此我還彎身向每一個車廂裏張看，希望能找一個位子，位子倒是有一個，在儘靠邊上，但上面堆着兩隻大筐，從筐裏伸出許多雞和鴨的頭來。

猶豫了半天之後，我決定上去，我很抱歉的請人家把筐挪一挪，但是一個穿粗布汗衫的鄉下人對我說：

等一等，小姐，爲立刻給你挪開。

於是我替他拿着他膝上的菓籃，他就將他的雞鴨筐都塞到座位底下去。

鴨子們很不高興，這由他們的叫聲中就聽得出來；那些雞也都低着頭，帶一副受了欺侮的神氣，那鄉下人的妻子就喚着他們各自的小名哄他們。

等我坐好了，鴨子也安靜之後，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旅客就問那鄉下人是否想把這些雞鴨帶到市上去賣。

——不，先生，鄉下人回答說：我把牠們帶給我的兒子去，他後天就要結婚了。

他的臉上浮出快樂的光；環視着四週，彷彿願意把他

的快樂顯示給大家似的，別的旅客也開始注意起來。好像他們自己聽着他說也很高興，唯獨的只有一位老太太，她在三個大枕頭裏，佔着雙倍的位子，在那裏氣那些擠滿車廂的鄉下人。

火車開始走了，剛才說話的旅客正要讀他的報，就聽那鄉下人對他說：

我的兒子在巴黎，他是一家公司的僱員，他將要同一位也在一家公司裏作事的小姐結婚。

旅客把他已打開的報放在膝上，欠身向外問說：那位未婚妻美嗎？

——不知道，鄉下人答說，我還沒見過她。

——真的？旅客很驚訝的問，如果她是很醜，而且不能使你喜歡，怎麼辦？

——這是很可能的事，鄉下人回答說；但我們相信她一定會使我們喜歡，因爲我們的孩子太愛我們了，決不會選一位醜媳婦。

——而且那鄉下女人也插嘴說，只要她能使我們的菲利浦喜歡一定也會使我們喜歡的。

她轉過身來向着我慈祥的眼睛裏充滿了微笑，她有一

張很年輕的小臉，我簡直不能相信她是一個已選結婚年齡的孩子的母親。

她打聽我是否也到巴黎去，當我回答她是去巴黎的時候，那位旅客就開起玩笑來：

我敢打賭，他說，這位小姐就是那位未婚妻，他來歡迎她的翁姑，却不願讓她們認出來。

大家的眼光不約而同地射到我身上來。我臉漲得很紅，在這時候那鄉下人同她的女人同聲說：

好呀！如果是真的，我們就太高興了。

我告訴他們弄錯了，但那旅客提醒他們說適才我會沿着火車走了兩次，好像要找誰似的，並在走上這節車來之前，我會猶豫了很久。

一切的人都笑起來了，我被鬧得很窘，極力向他們解釋說這是我所能找到唯一的一個位子。

——沒關係，那女人說，您很使我喜歡，如果我們的兒媳像你一樣，我們就很幸福了。

那旅客對自己所開的玩笑很得意，用一副狡猾的神氣看着我說：

你們看罷，我的話一定不錯，等你們到了巴黎，你們的兒子一定會跟你們說：看，這就是我的未婚妻。

說完，他一面大笑着，就望後靠在他的位子上，開始很用心的看報去了。

過了一會，那女子完全轉過身來朝着我，她在她的籃

裏翻了半天，拿出一個餅來，送給我吃並且告訴我說是她今早親自做的。

我不知怎樣拒絕才好，只好說我傷風很利害，還有點發燒，於是那餅又回到籃子底裏去了。

後來她又送我一串葡萄，這使我不得不接受。

到了一站的時候，我費了好大力氣才攔住那男人，不叫他給我買一杯熱的東西喝。

看了這兩位忠厚老人，一心只想去愛他們兒子所選擇的人，倒使我很後悔不真是他們的兒媳婦；不然他們的熱情對於我將是多們甜蜜呵！我從沒認識過我的父母，並且一向只是在許多冷漠的人中生活着。

時時刻刻我都會發現他們注射在我身上的眼光，就好像他們給我的一種愛憐似的。

一到巴黎，我就幫着把他們的籃子提下去，並且帶他們到出口的地方。

當我看見一個高大的男孩子撲到他們面前，擁抱他們的時候，我就溜開了，那孩子不斷的輪流親着他的父母；他們微笑着接受他的吻，腳夫們拿滿載行李的小車撞他們，警告他們，他們也聽不見，許多急忙進出的人碰他們，他們也好像不覺得。

當他們走遠的時候，我悄悄的跟着他們，見那兒子用一隻臂跨着裝鴨子的筐，另一隻扶着他的母親，他俯着聽他母親說話，她一邊說一邊就笑。

他同他父親一樣有一對喜氣的眼睛，一副寬厚的笑容。

外面天已差不多黑了，我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悄悄地跟在後面，離着他們幾步遠，這時候那兒子已去尋汽車去了。

只見那鄉下人撫摩着一隻美麗斑雞的頭，對他的女人說：

如果早知道她不是我們的兒媳，我們倒沒把這隻斑雞送給她。

那女人也撫摩着他們的斑雞說：

——是的，如果早知道……

她對車站裏出來的人羣做了個手式，眼望着遠處說：

——她一定跟大家一齊走了。

他們的兒子叫了一輛車回來，極力使他的父母坐舒服了，然後他才上去，坐在車夫的身旁，但他側轉着身坐，爲得好看着他的父母。

他的樣子顯得又強壯又溫和，我想他的未婚妻一定很幸福。

直到汽車都走得看不見了，我才慢慢順着街前進我簡直不能決心孤獨的走進我的房裏去。

我已經二十歲了，而還沒有人向我談過愛情。

一九三八，一，二十日譯

瑪格里脫昂杜是法國現代的一位女作家在文學的光榮沒來找她之前，她只是孤兒院中的一個小女孩，在許多冷漠的人羣中長大之後，就很辛苦的作工來掙每日的麪包；有時甚至須要拆了椅子生火取暖。就在這種困苦生活之中，她常常喜歡在晚上，一天的勞累之後，把自己所得的印象和回憶寫下來消遣，漸漸就送到報紙或雜誌上去發表。但她的作品是那樣的富於天真的情感和聖潔的詩意，筆調是那樣的自然，流暢，所以很快就被人發現了她的天才。她的第一步長篇小說使她一躍成名，後來又得了一次極有榮譽的獎金。但她並未因此改變人生觀，她始終住在樓頂一間小屋裏，度着她愛花，愛鳥，愛貧民的生活。不幸這位作家已在去春逝世，這不僅是法國文壇上的大損失，自此世間的貧民也少了一位同情者。

譯者附識

苦雨

茶館老王懶得沒開門；

小周躲在屋簷下等候，

隔了空洋車一排簷溜。

一把傘拖來了一個老人——

『早啊，今天還想賣燒餅？』

『賣不了什麼也得走走。』

——卞之琳：魚目集。

挨嘴巴的人

Hugeno Helhai
雨秋譯

一

前兩天，加魯克賽曾在維也納郊外的二等療養院裏靜養心臟病。一個弱小，乾枯，戴着眼鏡的老人，看去將近七十歲的樣子，但他旅行過的長途所給與他的快樂極微。而且剛經過的體格檢查對於殘餘的路程也沒有給他多少希望。

不，生活並沒有糟塌他。自從兒童時代，他就是孱弱，怯懦，溫和。而且謹慎，拙笨；謹慎，無疑是因為他拙笨，或者勿寧說拙笨是因為他太謹慎了。

大約在這一天的中午——他離開的日子——他吩咐療養院的侍者打聽下次開往維也納的火車時間。侍者正在查看着在辦公室裏掛着的時刻表，加魯克賽看見一個肥大的男子，穿着一件冬季外衣，一條紅毛圍巾纏在脖子上，頭上戴着帽子。這人在侍者辦公室前不耐煩的站着，突然在窗上拍了一下。

「喂，聽這裏！」他對着加魯克賽說。「你也是到維也納去的嗎？」

加魯克賽點了點頭。

這肥大的男子，從玻璃窗格子間把腦袋和肩膀直探進來。

「坐火車得一個鐘頭，」他粗暴的說。「坐汽車，二十分鐘就夠了。我們合叫一輛汽車，我納三分之二的車費。」

加魯克賽對這陌生人的提議，感到同意的誘惑。侍者仍在聚精會神的查他的時刻表。汽車的確要比火車高尙一點；而且同一個伴兒坐在舒適的靠背位子上，比同那些紛擾喧嘩的鄉下人坐在搖撼的本地火車的木頭凳子上要快活得多。加魯克賽點着頭連說：「很好，很好！」

這時侍者還在那裏查看着火車支線的時刻，鬧不清楚，他就不理他了。這肥大的陌生人開始用深沈的聲音吩咐道：

「叫一輛汽車，茶房，把我的行李拿下來！」
的確，這個傢伙沒有從加魯克賽的心裏喚起同情；他喧嚷，專權，驕傲，而且粗鄙。像這胖子剛才那樣的提議，在加魯克賽是永遠不會對他提出的。但是，這陌生人終於自主的把汽車叫來了。他不會免費帶加魯克賽去嗎？加魯克賽看得很清楚，這個無恥鄙夫是在向他徵收通行稅。

這時加魯克賽差不多已經後悔接受了他的提議……

「然而，」他默想，「我們同車僅僅二十分鐘，此外，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可以不和他說話。況且我既然隨便答應了他同行，目的地又相同，我們不得不作個暫時的團結。」

汽車開來了；侍者把胖子的兩個包裹放在車頂上。同時這胖子又毫不客氣的向加魯克賽道：

「糖尿病嗎？」

「不——心臟病。」

「我是糖尿病。」

宣佈了他們各自的病症，接着他們就被此含糊糊的招呼了兩句。自然雙方都得不到甚麼。但是爲如此短短的路程，也就很够了。

胖子很吃力的上了車，向後一仰，直喘，並且給他的身子擴充地盤，佔去位子的三分之二以上。理由有兩點：第一因爲他胖；第二他是花多錢的。接着他招呼加魯克賽道：

「進來吧。你在那裏下車？」

「在大戲院。」

「大戲院，車夫，」胖子從車窗上招呼車夫。「再開北站。」

車開了。待了一會兒，好像互相默契，兩個旅客保持着沈寂。各人靜賞着意外的風景，胖子向左，加魯克賽向

右。加魯克賽凝視着灰色的天空，正下着的雨，車子馳過的溜滑的道路，低矮的紅頂房子，和這晚秋色中一切大見悽淡的景象，醜惡的工廠烟囪。加魯克賽想起維也納，他在那裏一向經商，而無疑的，生意將歸失敗，終歸失敗是一定的。正和過去每一件事情一樣的終歸失敗，他一生都是如此。

胖子掏出皮夾子，抽出些信札，小心的撕下來，搓成碎片，拋在窗外。翻到最後一頁，躊躇了一會兒，把他直送在加魯克賽的鼻子下面。在立刻露出驕傲和滿足的聲音裏，他大言道：

「這是我最後的分析。」

加魯克賽細看那紙片。糖， Σ ； Σ ； Σ 。

「很好！」他稱贊着，很客氣的把頭一點。

一剎那間，他想把他的電心動圖展示出來，以示交換敬意，那奇異的地圖好像畫出一個精神狂亂的漫遊者，登山越谷的無定行程。但他忍住了。那有甚麼用呢？這個胖子必然一點不懂，因爲在加魯克賽自己，那也是一個費解的難題。但爲對他的同伴表示敬意起見，加魯克賽問道：

「你是奧國人嗎？」

「我是捷克。布奴地方人，在那裏我有一個紗廠。」

一一

他們又入於沈默。加魯克賽懷着嫉妒的心情沒精打彩

的端詳着這個陌生人。這個傢伙有一所工廠，而且糖尿症也好了；他一定有錢——反正比加魯克賽有錢。

當這陌生人向前注視的時候，加魯克賽細看他的肥胖的月亮臉，不覺驚訝：

「他有多大歲數？和我的年紀彷彿，雖然看着年輕些。無疑的他曾過着較安樂的生活；他沒有把自己糟塌的那麼快，他沒像我常被人家打嘴巴！」

當他的回想達到這個正確之點的時候，加魯克賽突然感到深切的昏迷。甚麼東西使他在這時忽然想起常常被人家打嘴巴，那毫不虛飾而千真萬確的事呢？爲甚麼他用這不愉快的心情一總去引起他的不幸，失意和被欺的希望呢？他爲甚麼不這麼說：「這個傢伙沒受過像我那樣的苦惱，在他一生的齒輪上，人們沒有給他不斷的阻擊和無情的踐踏？」爲甚麼魔鬼使加魯克賽探到他記憶的深處，把久已忘却的挨嘴巴的舊事復活起來呢？

加魯克賽的臉突然變紫了，好像忽然整個的臉被打打了，從前受過的那些劇痛而不能抵抗的嘴巴都集中來了。

多年以前，當加魯克賽，在布達佩斯做小學生的時候，他和他的寡母住在一所幽暗的大雜院似的第一層樓上。有一天中午，在下課歸家的途中，一個大約和他同年齡的孩子在他的門口招呼他。

「你是加魯克賽嗎？」

「是的。」

「把你的帽子摘下來！」

加魯克賽依命辦理。這孩子用全力打了他兩個嘴巴，一個打在左頰，一個在右頰。

「你現在可以走了！」他若無其事的對加魯克賽說。血液湧上他的耳朵，加魯克賽退後了，昏迷了，簡直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始終對那孩子看也沒看一眼，他不能使他自己想像出他怎麼能够受到那欺人的威風嘴巴。更糟的是，他既不能鎮定自己，也沒有送還兩個嘴巴的勇氣。的確，他的進攻者比他大些壯些，但也更胆怯些，因爲他對克魯克賽是攻其不備的。但是當初這個含羞的加魯克賽沒有把這意外的遭遇訴於他的母親。

三

第二天中午，那個大孩子立在街上，正在加魯克賽的房子面前，屹然不動。加魯克賽緩下他的脚步，小心的蹣跚過去，心想逃跑或者不是聰明的辦法。但是他一面自恥他的膽怯，一面強作自信，那個孩子不會重演他的舉動。甚麼理由非得打他呢？誰能毫無仇恨的每天老打這一個孩子的嘴巴呢？

「哼，你有甚麼不自在？」

加魯克賽苦惱的停住了。

「你不知道怎麼辦嗎？」這野小子嚴厲的說。

第二天，甚至這個和藹的教訓也沒有了。加魯克賽默

然而柔順的摘下他的帽子，又挨了兩個嘴巴，回家去了。他開始既不能自衛或抗議，以後也就照樣失敗了。不只一次，學生們交換着輕侮的話語。有五個月，加魯克賽每天要挨成雙的嘴巴；後來這野小子的父母搬了家，加魯克賽也就把他忘掉了。

維也納的第一層高建物在遠遠的地平線上昇起了，加魯克賽認定了在車裏安坐在他身旁的胖子不是別人，就是常打他的嘴巴的那個野小子。可是那人的汗水，他的姿勢，他聲音的某一種記號，或者是他那兇惡的樣子，引起他在深遠的五十年前挨嘴巴的慘痛印象嗎？加魯克賽並不推究這事實，他只要記住牠。是的，他的旅伴就是從前那個野小子。

「這個傢伙，」他默想，「是我所有的不幸，無窮的怯懦，無數的顛沛的原因。當初他教我覺得無論是達姆，狄克，或者是漢雷都有打我的嘴巴的可能，我天生就是挨嘴巴的。假設我現在殺了他，事後我解說是爲自衛而出此——自然是一個過時的舉動，但無論如何那是合法的嗎？人們相信我嗎？假設我乾脆宣佈是報復在兒童時代被打嘴巴的仇恨？人們能相信我嗎？但是我恐怕決不認罪的！兩個老人，在早晨還不相認識，同乘汽車赴維也納；當達到他們的目的地的時候，有一個死了。那一個既沒喝醉，也沒發瘋。他憑甚麼理由殺死他的同伴？我一刀刺死這個豬獃吧！或者最好給他一手槍，事後把手槍放在他自己手裏。」

沒有人能在噪鬧的市聲中聽到這個風聲。那麼我就在大戲院下車；車夫不會看見一點痕跡，直至開到北站，在那裏他發現他載着一個自殺的人。沒有人會來懷疑我！」

加魯克賽喘了一口粗氣，但是立刻就和他自己商量：「再不然，我就打他的嘴巴：至少我能這樣作。當我下車的時候，將要對他很客氣的鞠躬，然後我就給他一個連響的嘴巴，同時對車夫說：『開走。』接着——」

接着，車夫突然關上了制動機；車停了。胖子從睡眼朦朧中出現，對加魯克賽說：

「這裏是大戲院了！」

加魯克賽付了三分之一的車費，開了車門。

「謝謝你，」胖子說着，摘下他的帽子。

加魯克賽只點點頭。他不想摘下他的帽子。一種無名的恐怖突然佔據着他。

恐怕旁人認識他，再打他一次嘴巴！

二十八年二月。

附註：

本篇作者 Eugene I. elai 是一位匈牙利著名小說家，和重要劇本作家。他最近的一個劇本「囉武士」(The Lumb Knight)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Budapest) 出演了一年，已被譯成四國文字，他自己也勤於翻譯工作，曾把一百五十餘種法文劇本譯成匈牙利文。這篇小說原登於法國「文學新聞雜誌」(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由 Jacques le Clercq 先生譯爲英文，題曰 He Who Gets Slapped，本篇係自英文重譯。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作
方紀生譯

十五 金錢與報酬

我去年十一月在學習院講演，後來給我寄來一個寫着「薄謝」的紙包。網着漂亮的「水引」（日本送禮時用以細物的標記），解開一瞧，裏面放着兩張五圓的票子。我很想把這錢送給我平素極同情的相好的某藝術家，於是一心在等候他來到。然而在未見這藝術家以前，恰遇着有某種捐款的必要，就把這兩張票子都給銷費了。

一句話，這些錢對我決非沒有用處。從世俗的立場說，這自然是被我很大方地消費了。然而從想轉贈他人的我底主觀看去，則這些錢無疑的是不會帶着多少感謝的意味。說句我的真心話，不受這種禮倒比領受時更痛快些。

昨柳芥舟君因樽牛會講演事來見我時，我曾在談話中把所有的理由告訴他。

「在此種場合，我並不是去賣勞力。我是以好意應邀請的，因此覺得對方只要以好意酬答我就行。如果注意到報酬問題，那末最初就應說好有多少錢才來，或者別的條

件。」

這時候K君顯露着不大了解的顏色，答道：

「可是我這樣想，不要把那十圓認為帶着買你勞力的意味，把它當做是對你表示謝意的手段，這樣看法不行嗎？」

「如果送你的是物品，自然可作判然的解釋，不幸所送的是普通營業買賣所用的金錢，所以兩種解釋都說的過去。」

「如果兩種都說的過去，這時候把它當做善意的解釋不好麼？」

這自然是很有理由的，但我又答道：

「您是知道的，我差不多靠稿費過日子，自然說不上富足。可是無論如何，我總算能混着過日子。所以，做點自己職掌以外的事時，總抱着好意的爲人服務的心情。這好意倘爲對方所接受，在我看去，就是最尊貴的報酬。因此一領受他人的金錢，我就覺得把那爲他人服務的餘地——對於現在的我，這餘地還是很狹小的。——，那種寶貴

的餘地給腐蝕了。」

K君對所說的話似乎仍未同意。但我也堅提我的主張。

「如果你邀請岩崎或三井這樣的大富豪講演，事後你是拿了十圓做謝禮呢，還是覺得這不誠意，而僅用口頭去感謝他呢，在我想來，則認為不送錢倒好的。」

「唔，」K君沒有明確的回答。我這時仍有未說完的話。

「說起來或者有些自負，我不能像三井和岩崎那般富足，可是我相信總比一般學生有錢的多。」

「那當然。」K君首肯道。

「如果送岩崎或三井十圓做報酬為失禮，那末送給我十圓做報酬也是失禮。如果這十圓能在物質上給予我底生活以非常的潤澤，自當從另外的觀點來考察這問題。而現在我則想把這錢轉贈他人，——因為我現在的經濟生活，並不因此十圓而蒙顯明的影響。」

「讓我再細細想一下，」K君微笑地這樣說着而回去了。

十六 理髮店中（上）

走下幾家前面的斜坡，有一座橋跨着約一間（六英尺）寬的小河，橋那邊的左側，有一家小理髮店。我僅僅有過一次在那裏理髮。

這鋪子平常總掛着白格字布的門簾，在外面瞧不見玻璃門裏的布置，所以當我走進這店子的土地，在鏡前坐上了座之前，完全不知道理髮匠長的什麼樣兒。

理髮匠瞧見我進來，立刻放下手裏的報紙向我行禮。這時候我總覺得這人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於是我乘着他走到我後面，掣出剪刀吱吱價響時，和他談了一些話。正如我所推測，知道他從前曾在寺町的郵政局旁開店，現在仍是繼續舊業，以理髮過日子。

「高田老爺也常常照顧我哩。」

我吃了一驚，因為他說的高田是我的從兄。

「你也認識高田麼？」

「不敢說認識，您哪，他總是「阿德」「阿德」地叫我的名子，不斷地照顧我哪。」

他說的是做手藝人最恭敬的一流話。

「高田已死了哩，」我說；他吃驚地叫了一聲「呀嚨」。

「太可惜了，他真是好人。什麼時候過去的呢？」

「就在最近哩。算起來離今天是兩星期光景。」

於是他把記得的關於這位從兄的種種事情告訴我，末後道，「想起來真是快，先生，覺得還是昨天的樣子，却已過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他就住在那求友亭的橫街哪……」理髮匠又補足地說。

「哼，可不是那有樓的房子？」

「是的：那房子有一層樓，搬到那兒去時。收到了許

許多多禮物，怪熱鬧的，到後來，不是他又搬到行願寺的寺裏去了麼？」

對於這質問我不曾置答，因為這是老早老早的事情，連我也幾乎忘記了的。

「那寺裏現在也變的利害哩。因為沒什麼事，所以不會進去瞧過。」

「改變的真利害，您哪，現在全都是「待合」（男女幽會之地）咧。」

我每次走過看町，在進入寺內的那條開着一家襪舖的小路的入口時，常常見那兒噓噓地掛着許多四角的軒燈。可是我不會生起過計算那數目的好奇心，所以對於理髮匠此時所說的話不大清楚。

「你說的真對，我記得在路上可以瞧見那掛着「袖口」的招牌哩。」

「是的，這種招牌多的很哪。改變的真快，想起來已將近三十年了。您知道，說起那時候的藝妓館，寺內裏歸嚙包堆只有一家。館名叫「東家」，這「東家」的神燈，正對着高田先生的房子掛着。」

十七 理髮店中(下)

我很記得那家「東家」。因為正和從兄的家對面，兩邊的人出入時，只要碰見差不多總是彼此鞠躬為禮的。

那時候，我二哥時常在從兄家虛度光陰。這位哥哥是

放蕩兒，他有不好的惡癖，時常將家裏的字畫與刀劍等物偷去，很賤的賣掉。他為何跑到從兄家住閒呢？那時候我雖不知道，如今想來，或者就爲了這樣胡鬧的結果，被家裏趕出去也未可知。此外，還有一位叫做「莊爺」的，是我母方的表兄，也在那裏閒住着。

這一羣人每每聚在一起，有時躺着，有時坐在走廊邊上，言不及義的聊閒天。這時候，時常從那對面的藝妓館的竹格子窗裏，送過來「吃過飯勸麼？」的問候聲，同時，這方面好像正在等着似的，答以「啊呀，來玩一會。有好東西給你哪！」一類的話，叫女人過去玩，藝妓也是白天沒事做的，所以多半約三次總嬌媚地過來一次。平常的情形大抵如此。

我那時差不多十七八歲，而且又是極端的害羞家，如果到了那裏，只有默默無言地躲在一旁而已。雖然如此，有時也因某種機會，和這些人一塊到藝妓館去逛，在那裏玩撲克。打輸的人照例必須請客，因此我吃了許多人家買的壽司（日本食品，大抵以豆皮包飯爲之）和點心。

過了一星期，我又被這位遊手好閒的哥哥帶到這家去，有那位莊爺也來在一起，大家談話談的尤其帶勁。這時有一名叫做「咲松」(Sakimatsu)的稚妓對我道，「我們再玩撲克罷。」我那時穿着一件亞麻布的寬褲子，偏促的坐着，口袋裏，零錢是一文不名。

「我沒帶錢，不玩！」

「沒關係呀，我有錢。」

這女人那時候一定害着眼病，說話時不斷地用那好看的汗衫的袖子擦着那微紅的二重眼眶。

後來我自從兄家裏聽見了「阿作」(O-Saku)被有錢的嫖客帶走了」的消息。從兄家裏，不把這女人叫做「唉松」，而是常叫她「阿作」的。我聽到這話時，心裏想道此後恐怕沒有和阿作相見的機會了罷。

然而經過了許多年，當我和那位達人一塊到芝區的山內勸業場去的時候，又在那裏和阿作面對面地碰見了。我仍是學生裝束，而她則已變成很體面的人妻。她的丈夫就在她身傍……

我急速地回憶起這一點從理髮店掌櫃口中說出的叫做「東家」的藝妓館的名子裏所潛隱的往事。

匠。

「你認識住在那兒的叫做阿作的女人吧？」我問理髮

「當然哪，那就是我的姪女！」

「真的嗎？」我吃了一驚。

「那末，她現在在哪兒呢？」

「阿作已死了喲，先生。」我又吃驚。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那是很早的事哩。記得在她二十三歲時死去的。」

「呵呵。」

「她在浦鹽死的，她丈夫在領事館做事，一塊到那兒去。可是過不多久就死了。」

我回到家，坐在玻璃門內時，覺得尙未死去的人，似乎只有自己和那理髮店的掌櫃而已。

開玩笑與發牢騷

開玩笑與發牢騷，是一種消極的娛樂，自然，是大能幫助我們上進的。然而，假使是與世無害，對於自己，只作一時的解悶之用，有時，開一開玩笑，有時發一發牢騷，倒也使得。板起面孔作人，是有點機械罷。

「閨閣之中，有甚於畫眉者」。開玩笑何嘗不可，發牢騷何嘗不可呢？在可開玩笑與可發牢騷的場合，自

然，是無妨痛痛快快地來一下了。

然而，發牢騷，開玩笑時，是不能不顧顧前前後後的。人是社會的動物。無論你的玩笑和牢騷是如何地無足輕重，它總是多少會有社會的影響的。假使所發的牢騷和所開的玩笑可以遺害於社會的話，則是大可顧慮一下了。牢騷和玩笑，對於人世社會，會生如何的效果，則是發之者與開之者所要仔細地注意的。

——穆木天，平凡集。

風雨室札記

本期承錢稻孫謝剛主二先生特別寄稿，殊可銘感。錢先生所譯日本謠曲「隅田川」，上期已經預告，想為讀者所矚盼；此劇為先生數年前教授北京大學時舊譯，最近復於百忙之中，費寶貴時光，對照原文，重再屬稿，其盛情至深且厚。謝先生為國學專家，且擅長史學及金石學，執教於國立各大學有年，著述宏富，本期卷首論文，敘清末我國文化中心地滬上智識階級對於出版事業之活動，想從事文學研究者，當感無限興味。

「談古希臘與我國的關係」一文，乃編者事變前主編「風雨談」時友人羅教授所貽贈之稿，文筆雖帶幽默，所舉事迹均為明確之史實，言人所不會言，讀之可增常識，覺埋沒之可惜，遂為發表於此，作者見之，或不以此舉為多事乎。

金克木，李貽子，瑞麗，雨秋四先生是初次惠稿，金先生為一奇特的詩人，生平事跡，上期南星先生已經詳述，其作品別具風格，一般公認為近年詩壇一支生力軍，「招魂」一篇，可見其作風一斑。李先生寓居海淀，對於海淀甚有

情緒，寫其間之風物，極為細膩，且有特見。瑞麗女士留學法國，專攻文學，兩三年前曾主持故都國際文藝座談會，從遊者均各國文藝專家，譯著發表於各大雜誌頗多，「未婚妻」一篇，乃為本刊特譯者。雨秋先生於文藝極有素養，「挨嘴巴的人」譯來忠實暢達，無懈可攻，亦殊難得。

為佳所作「東京瑣憶」，乃其留學東京時之回憶錄，尚可一讀亦未可知，此後如有機會或將續作，蓋從前有人來信，命寫日本風俗而非其所長，將以此報答盛意耳。

江寄萍，李道靜，聞國新，杜南星，李曼茵諸先生之作，為讀者所稔悉，茲不復贅。

編者所譯「玻璃門裏」小品，每段之小題均為譯者杜撰，蓋如此較為醒目，別無他意，承讀者垂詢，附此奉告。

張壽林先生「談門雞風俗」一文續稿，於付印時尚未交下，想因事忙未能執筆，讀者諒之。（四月七日紀生記。）

朔風投稿規約

1. 接收外稿，但以合本刊風格為準。
2.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3. 暫時不收譯稿。
4. 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
5. 稿費每頁以二元至五元計算，每期刊後發出。版權由作者保留。詩歌漫畫依地位計算。補白材料酌贈本刊。
6. 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刊登稿件期份之本刊一冊。
7. 來稿非經於稿端特別聲明，並附相當郵資者概不退還。
8. 來稿請逕寄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本社編輯部，勿交私人姓名。

本刊登廣告價目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後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前後封裏	四十元	二十五元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朔風月刊·第六期

本刊定於每月十日發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主編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

陸方星 于星 東方書局 東方書局 東方書局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北京：佩文齋，知行書店，成文厚，務華書店，為寶書局，自強書局，會文堂，青年會，芮克真光兩影院，及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各大書店，書攤報攤均有代售。
 天津：新民書報社。
 濟南：新民書報社。

預定價目表

時間	數	內國	外港及澳門
全年十二期	一元六角	二元七角	二元
半年六期	九角	一元五角	一元一角

寄費在內(日本各埠照國內計算)

東 方 書 店

雜 誌 書 籍 文 具 印 刷

經售雜誌畫報
並由本店出版
朔風月刊一種
經售中日各種
書籍讀者有所
需求均可代購
經售中外精美
文具自來水筆
定價尤為低廉
承印書籍雜誌
單據表冊取費
克己交貨迅速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西局七九四號

土 與 兵

火野葦平著
金谷譯

本書係以此次中日事變為背景之中篇小說。作者火野氏是一位從軍的鄉土詩人。雖作者自稱不是小說，但自此書出版後，一月間竟銷售五十餘萬冊。評論界說火野氏是遠東雷馬克，裏面充滿了人間最高的感覺的表現，是繼「西線無戰事」之後第二部偉大的戰事小說。本書現已由金谷君譯出，本店出版，每冊定價三角。

新 中 國 地 圖

編著 安樂禮
北京亞洲輿地學社出版

總經售處：東方書店